





杜氏通典卷第四十八

禮八吉七  
沿革八

諸侯大夫士宗廟夷人祭寢附

天子皇后及諸侯神主

卿大夫士神主及題板

諸藏神主及板制追加易  
主附

兄弟相繼藏主室

移廟主

與大師行奉主車

立尸議

諸侯大夫士宗廟庶人祭寢附  
後漢 晉

宋 周 後魏



周制諸侯五廟於中門外之左考工記曰二昭二穆

與太祖廟而五太祖始曰考廟王考廟皇考廟皆月

祭之顯考廟祖考廟享嘗乃止王肅曰諸侯五廟又

祭也鄭玄曰王皇皆君也顯明也祖始也名大夫三

廟一昭一穆與太祖廟而三盧植云天子之大夫也

者亦曰考廟王考廟皇考廟享嘗乃止王肅曰大夫

然別子為宗者有祖考廟然有祖考廟者無王考廟也

祭法云大夫三廟二壇顯考祖考無廟有禱焉為壇

祭之去壇為鬼鄭玄曰大夫有祖適士二廟曰考廟

考者亦鬼其百代不禘禘無主耳適士二廟曰考廟

王考廟享嘗乃止適士官師一廟曰考廟王肅曰中下

方伯為三公者與魯齊於周公廟服日用丁巳內事

充冕大天以朝服士以玄冠玄端也日用丁巳內事

日必丁巳者取其令各自丁寧自變改皆筮句有

以為敬謹也必先諏此日明日乃筮也

日之已筮來月上旬之巳日來月丁亥用薦歲事者

未必遇亥也宜舉一日以言之則既得日吉乃官戒

宗人命條宰命為酒宿戒尸先宿尸者重尸也明日

筮尸吉乃遂宿尸祝儼筮吉又遂宿尸神象也

主人朝服即廟門外東方位南面宰宗人西面北上

牲北首東上司馬剖羊司士繫豕宗人告備乃退繫

皆殺也此既雍饗在門東北上特牲饋食禮陳鼎於

豕告備乃殺豕靈恩云二王後則自用其牲於音於禮主婦視

通五卷八



下享於門外東方罇於司馬升羊右胖骨十一體腸

尸東實籩豆於房中司馬升羊右胖

夫也若諸侯則太牢則特牲士則特牲音判大士升豕如

升魚腊司罇兩無音武于戶間有玄酒小祝設盤匱之

于西階東為尸主人朝服立于阼階司宮設筵于

奧祝設几于筵上右之布神座也室中主人出迎鼎

主人先入尊有司各升實籩豆罇俎祝盥升西階主

人盥升阼階祝先入南面主人從入戶內西面將納

祝先接神也士禮則主婦主婦被鬢他計衣侈袂薦

自東房士禮主婦纒并宵衣盥自中房薦豆崔靈恩

服衿狄子男及三佐食司士序升西階相從設俎

婦設稷與入房祝酌奠祝主人再拜祝出迎尸尸升

西階祝從尸升筵祝主人皆拜受尸尸不言答拜遂

坐拜之使女坐也尸自尸祭卒食告飽主人酌酒酌

尸尸拜受主人拜送尸祭卒爵祝酌授尸尸酢主

人主人卒爵祝與佐食盥手取黍以授尸尸執以命

祝祝受以東嘏于主人其辭曰皇尸命工祝承致多

使汝受祿于天宜主人再拜稽首受黍嘗之納諸內

至也主人獻祝又酌獻佐食主婦酌獻尸受

主婦拜送尸祭酒卒爵又酢主婦主婦酌獻祝與上

佐食亦如之及賓長獻尸尸酢賓主人出立于阼階

祝立西階告曰利成利養也成畢也祝入尸謨主人

孝子養禮畢祝入尸謨主人



降謖起也祝先尸從遂出于廟門廟門事尸之禮訖於

二王後各得行其先王之禮尸各服其君之服尸君

夫人入皆作樂殷人先樂降神後酌鬱鬯以獻尸方

伯之祭同服冕行九獻之法不得同王後食前六

獻食後三當食前四至酌為五更行四獻為九也王

之兄弟封為侯伯時祭則尸坐南面主在東面侯伯

則行七獻之禮子男則行五獻皆依其命數凡五等

灌神也凡諸侯灌用黃目為上齊則獻象以下已如

君服以入奏肆夏君與夫人灌各一獻然迎牲麗于

碑鸞刀啓其血毛以授祝祝入詔於室及殺始行朝

踐之事尸南面主在西東面取胙脰燎于爐炭入詔

神于室夫人酌盎齊以獻尸為三獻至薦熟時先以

羹告設饌於堂後迎尸於奧君拜受尸酌清庶人祭

以獻為四獻至酌五獻酬酢至七獻禮成庶人祭

於寢寢適寢也祭法曰庶人無廟死記曰君子將營

宮室宗廟為先廡庫為次居室為後重先祖及凡家

造祭器為先犧賦為次養器為後也犧賦以稅出牲

無田祿者不設祭器有田祿者先為祭服祭服官自

有成廟則釁之其禮祝宗人宰夫雍人皆爵弁純衣

禮記卷之八

禮記卷之八

禮記卷之八

禮記卷之八

禮記卷之八

禮記卷之八

禮記卷之八

禮記卷之八

禮記卷之八

禮記卷之八

禮記卷之八

禮記卷之八

禮記卷之八

禮記卷之八

禮記卷之八

禮記卷之八

禮記卷之八

禮記卷之八

禮記卷之八



明之道也言路寢者生人所居不蒙者不神也考之

夫發凡宗廟之器其名者成則饗之以豨豚宗廟名器

屬凡宗廟之禮牛曰一元大武豕曰剛鬣豚曰腍肥

羊曰柔毛鷄曰翰音犬曰羹獻雉曰疏趾兔曰明視

脯曰尹祭彘魚曰商祭鮮魚曰脰祭水曰清滌酒曰

清酌黍曰薌合梁曰薌其稷曰明粢稻曰嘉蔬韭曰

豐本鹽曰鹹饒玉曰嘉玉幣曰量幣此皆號牲物者

頭也武跡也脂肥翰長也羹獻食人之餘也尹正也

屬豐茂也辨九拜一曰稽首二曰頓首三曰空首四

曰振動五曰吉拜六曰凶拜七曰奇拜八曰褒拜九

曰肅拜稽首頭至地頓首頭叩地空首頭至手所謂

者言吉者比殷之凶拜周以其拜與頓首相近故

吉拜凶拜稽顙而後拜謂三年服者杜子春云振讀

為振今雅拜也或曰奇為倚倚謂持節戟拜身倚之以

繫也奇謂一拜也褒讀為報報拜再拜是也鄭司農

云褒拜今時持節拜是也肅拜但俯下手今時擡是

也介冑不拜故曰為事故肅使鄭玄謂振動戰

慄變動之拜書曰王勃色變則拜答臣後漢帝封曹

操為魏公依諸侯禮立五廟於鄴後進爵為王無所

改易晉安昌公荀氏進封大國祭六代荀氏祠祭云

立廟豐以聽事為祭又張祖高問謝沈曰諸侯祭五

廟先諏曰卜吉而行事為祭五廟詣畢耶按祭儀視

殺延尸厥明行事晏朝乃闕五廟盡爾將終日不了







為厭祭

孝子不知神之所在

既設閉牖戶

以為幽暗宗人

告畢賓乃退凡明日將祭今夕宿賓祭日主人群子

孫宗人祝史皆詣廳事西面立以北為上有薦新在

四時仲月大夫士有田者既祭而又薦無田者薦而

不祭禮貴勝財不尚苟豐貧而不逮無疑於降大夫

降視士士從庶人可也

晉賀循云古者六卿天子上大夫也今之九卿光祿大夫

諸秩中二千石者當之古之大夫亞於六卿今之五

營校尉郡守諸侯二千石者當之上士亞於大夫今

之尚書丞郎御史及秩千石縣令在官六品者當之

古之中士亞於上士今之東宮洗馬舍人六百石縣

令在官七品者當之古之下士亞於中士

今之諸縣長丞尉在官八品九品者當之

又不及飯

救飲水皆足致敬無害於孝或問諸侯廟博士孫毓

議曰按禮諸侯五廟二昭二穆及太祖也今之諸王

實古諸侯也諸侯不得祖天子當以始封之君為人

祖百代不遷或謂之祧其非始封親盡則遷其冲幼

紹位未踰年而薨者依漢舊制不列於宗廟四時祭

祀於寢而已又王氏問謝沈云祖父特進衛將軍海

陵亭恭侯應立五廟不沈答亭侯雖小然特進位高

似諸侯也又問會祖父侍御史得入特進恭侯廟不

答父為士子為諸侯尸以士服祭以諸侯之禮御史

雖為士應自入恭侯廟也邵戡議桓宣武公立廟云

禮父為士子為諸侯祭以諸侯則宜立親廟四封君

之子則封君高祖親盡廟毀封君之孫則封君曾祖



之玄孫則封君之父親盡毀廟封君玄孫之子則封君親盡廟宜毀然以太祖不毀五廟之數於是始備至封君玄孫之孫則毀封君之子封君之子女孫之孫復毀封君之孫如此隨代迭毀以至百代宋劉裕初受晉命爲宋王建宗廟於彭城從諸侯五廟之禮後魏孝明帝神龜初靈太后父司徒胡國珍薨贈太<sub>上</sub>秦公太傅清河王懌議按禮記一昭二穆與太祖而五並是後代追論備廟之文皆非當時據立神位之事今秦公初構國廟追立神位唯當仰祀一昭二穆上極高曾四代而已何者秦公身是始封之君將爲不遷之祖若以功業崇重越居正位恐以卑臨尊

亂昭穆也如其權立始祖以備五廟恐數滿便毀非禮意也昔司馬懿立功於魏爲晉太祖及至子晉公昭乃立五廟亦祀四代止於高祖曾祖太祖之位虛俟宣文待其後裔數滿乃止此亦前代之成事方今之殷鑒也禮緯云夏四廟至于孫五殷五廟至于孫六周六廟至于孫七明知當時太祖之神仍依昭穆之序要待子孫代代相繼然後太祖出居正位耳懌又議曰古者廟堂皆列光武以來異位同堂是以相國構廟惟制一室周祭祖考比來諸王立廟者不依公令或五或一參差無准相國之廟以造一室寔合朝令宜即依此展其享祀詔依懌議東魏靜帝武定



六年營齋獻武王廟四室一間兩頭各一夾室厦頭  
徘徊鷓尾開四門南面開三門餘面及外院四面皆  
一門其內院墻四面皆架為步廊南出夾門各置一  
屋以置禮器及祭服內外門墻並用赭堊廟東門道  
南置齋坊道北置二坊西為典祀解並厨宰處東為  
廟長解并置車輅其北為養犧牲之所將營宮廟崔昂等議按禮記諸侯五廟太祖及親廟四今獻武王始封之君便是太祖既通在親廟不容立五室且帝王親廟亦不過四又按禮圖諸侯廟止開南門而二王後附祭儀注云執事者列於廟東門之外既有東門明非一門獻武禮數既崇備物殊等准據今廟宜開四門北齊王及五等開國執事官散從二品以上皆祀五代五等散官正三品以下從五品以上祭三代三品以上牲用太牢以下少牢執

事官正六品以下從七品以上祭二代周特牲正八品以下達於庶人祭於寢大唐制凡文武官二品以上祠四廟三品以上須兼爵四廟外有始封祖通祠五廟五品以上祠三廟牲皆用少牢六品以下達於庶人祭祖禰於正寢縱祖父官有高下皆用子孫之牲用少牢如侍中王珪通貴漸久而不營私廟四時烝嘗猶祭於寢貞觀六年坐為法司所劾太宗優容之因官為立廟以媿其心儀鳳三年正月初文水縣置太原郡王廟武太后父士天寶十年正月赦文天子七廟諸侯五廟大夫三廟士一廟士令三品以上乃許立廟未言廣敬載感于懷其京官正員四品清望官及四品五品清官並



許立私廟其廟享儀制各具開元禮

天子皇后及諸侯神主周漢晉

五經異義曰主者神象也孝子既葬心無所依以虞

而立主以事之唯天子諸侯有主卿大夫無主尊卑

之差也卿大夫無主者依神以几筵故少牢之祭但

有尸無主三王之代小祥以前主用桑者始死尚質

故不相變既練易之遂藏於廟以為祭主凡虞主用

桑桑猶喪也公羊傳曰既虞而作主至祔練主夏

后氏以松殷人以栢周人以栗白虎通曰魯哀公問

夏后氏以松所以自戰慄三代相襲廟主以木為之木有

終始與人相似題左氏傳曰凡君薨卒哭而祔祔而

作主特祀於主既葬及虞則免喪故曰卒哭卒止也

子思慕造木主立几筵焉特別喪禮既祀於寢不用

之於宗廟也凡言君者謂諸侯以上不逮於卿大夫

烝嘗祔於廟新主既特祀於寢則宗廟四時者祀自

主之制四方穿中央達四方天子長尺二寸諸侯一

尺皆刻謚於背集禮志云漢儀云帝之主九寸前方

後圓圍一尺后主七寸圍九寸木用栗。晉武帝太

康中制太廟神主尺二寸后主一尺與尺二寸中間

木以栗。大唐之制長尺二寸上頂徑一寸八分四

廂各刻一寸二分上下四方通九徑九分玄漆匱玄

漆跌其匱底蓋俱方底自下而上蓋從上而與底齊

跌方一尺厚三寸皆用古尺古尺以光漆題謚號於



背

卿大夫士神主及題板後漢

晉

後漢許慎五經異義或曰卿大夫士有主不答曰按

公羊說卿大夫非有土之君不得祫享昭穆故無主

大夫東帛依神士結茅為菴敢則牛反慎據春秋左

西圃石主也言大夫以石為主鄭駁云少牢饋食

大夫祭禮也東帛依神特牲饋食士祭禮也結茅為

敢鄭志張逸問許氏異義駁衛孔悝之反祫有主者

何謂也答禮大夫無主而孔獨有者或時未代之君

賜之使祀其所出之君也諸侯不祀天而魯郊晉

諸侯不祀天子而鄭祫厲王皆時君之賜也

氏問蔡謨云時人祠有板板為用當主為是神坐之

榜題謨答今代有祠板木乃始禮之奉廟主也主亦

有題今板書名號亦是題主之意安昌公荀氏祠制

神板皆正長尺一寸博四寸五分厚五寸八分大書

某祖考某封之神座夫入某氏之神座以下皆然書

訖蠟油炙令入理刮拭之徐邈云左傳稱孔悝反祫

主而往注義以為歛備神上而已不暇待祭也皆大

夫有主之文大夫以下不云尺寸雖有主無以知其

形制然推義謂亦應有按喪之銘旌題別亡者設重

於庭亦有所憑祭必有尸想像乎存此皆自天子及

士並有其禮但制度降殺為殊何至於主唯侯王而

已禮言重主道也理重則立主今大夫士有重亦宜

有主以紀別座位有尸無主何以為別將表稱號題



於主唯謂王侯若位擬諸侯者則有主位為大夫者則無主是使三神有主一位獨闕求諸情理實所未安宜通為主以銘神位

諸藏神主及題板制追加易主附周魏東晉大唐

周制公羊說主藏太廟室西壁中以備火災西方長老之處

尊之也春秋左氏傳疏曰上祀於宗廟言宗廟有祫室所以藏神主魏代或問高堂隆

曰昔受訓云馮君八萬言章句設正廟之主各藏太

室西壁之中遷廟之主於太祖太室北壁之中按逸

禮藏主之處似在堂上壁中答曰章句但言藏太祖

北壁中不別堂室愚意以堂上無藏主當室之中也

蜀兼周禮祭集志四時祭各於其廟中神位與西壁下東嚮諸侯廟木主在尸之南為在尸上也東嚮以

南為上東晉尚書符問太常器具循太廟制度南向七室

北向陰室復有七帝后應共處七室塹中當別處陰

室循上曰謹按后配尊於帝神主所居同太室循又按漢

儀藏主於室中西墻壁塹中去地六尺一寸當祠則設座於塹下禮天子達嚮者牖也謂夾戶之窓古者

帝后異廟今者共堂別室制度不同疑室戶亦異又按古禮神主皆盛以石函余薦籍文不備見摯虞次

疑云廟上藏於戶之外西墻之中又瑯琊王妃敬后

有石函名曰宗祏函中笥以盛主又瑯琊王姬敬后

前薨而王後纂統追加謚號改神主訪賀循云瑯琊

典祠令孫文立議使者奉主及冊命詣中閣中人受

取入內易著石函中故主留於廟閣新主出廟國官

拜送如文議則非於行廟受冊循答曰崇謚敬后宜

立行廟以主后之號有加常尊輕重不同則宜禮有



變故既立行廟則常主宜出居座位臨加冊謚而並  
易以新主則主宜還埋故廟兩階之間又穆帝永和  
二年有司奏征西章郡潁川京北四君毀主藏處尚  
書郎徐禪議禮去祧為壇為墀歲祫則祭之今四祖  
遷主可藏之石室有禱則祭壇墀又遣禪至會稽訪  
處士虞喜曰漢代韋玄成等以毀主瘞於園魏朝議  
曰云應埋兩階間且神主本在大廟若今別室而祭  
則不如末藏又四君無追號之禮益明應毀而祭於  
是會稽王昱等奏四祖同居而祧藏主石室禘祫乃  
祭按賀循與王導書云代祖武皇帝初成大廟時正  
祭神既七而有揚元后之神時亦權立一室永熙元  
年告世祖謚於太廟八室以協按元皇后於太廟東陰室中安神主不增立一室安昌公荀

氏祠制神板藏以帛百練裏盛如婚禮囊板板與  
囊合於竹箱中以帛緘之檢封曰祭板大唐永徽中  
禮部尚書許敬宗奏皇祖弘農府君廟迭毀謹按舊  
議漢丞相韋玄成以為毀主瘞埋萬國宗饗有所從  
來一朝埋藏事不允愜又按晉博士范宣欲別立廟  
宇方之瘞埋頗協情理然事無典故亦未足依今謹  
准量去祧之外猶有壇墀祈禱所及竊謂合宜今廟  
制與古不同共階別室西方為首若在西夾之中仍  
取尊位祈禱則祭未絕祧享方諸舊儀情實可安弘  
農府君廟遠親殺詳據舊章禮合迭毀臣參議遷奉  
神主藏於夾室本情篤敬在理為弘詔從之



兄弟相繼藏主室

晉太常華恒被符宗廟宜時有定處恒按前議以爲七代制之正也若兄弟旁及禮之變也則宜爲神主立室不宜以室限神主今有七室而神主有十宜當別立臣爲聖朝已從漢制今聖上繼武帝廟之昭穆四代而已前太常賀循等並以爲惠懷愍皇帝別立寢廟臣以爲廟當以容主爲限亦無常數據殷祭六廟而有三祖三宗不毀又漢之二祖寢廟各異明功德之君自當特立若繫之七室則殷之末代當祭禰而已准之前議知以七爲正不限之七室故雖有兄弟旁及至禘祫不越昭穆則章郡潁川宜全七代之

禮按周官有先公先王之廟今宜爲京兆以上別立三室於太廟西廂宣皇帝得正始祖之位惠懷二帝不替而昭穆不闕於禮爲安驃騎長史溫嶠議惠懷愍於聖上以春秋而言因定先後之禮夫臣子一例君父敬同故可以准於祖禰然非繼體之數也按太常恒所上欲還章郡潁川以全七代愚謂是宜又求京兆以上三代在廟之西廂臣竊不安溫嶠爲王導荅薛太常書曰省示并博士議今明尊尊不復得繫本親矣先帝平康北面而愍帝及終而升上懼所以取議於春秋今所論太廟坎室足容神主不可而下愍帝於東序是違尊之旨愍帝猶子之列不可爲父



與兄弟之不可一耳按閔公僖公之弟也而傳云子  
 雖齊聖不先父食如此無疑愍帝不宜先帝上也今  
 唯慮廟窄更思安處宜令得並列正室又荀松與王  
 導書曰三年當更禘愍帝以居子位復居父位且子  
 雖齊聖不先父食此君即父也此為愍帝是先帝之  
 父懷帝是愍帝之父惠帝懷帝之父二代更重四代  
 所以為疑處也答曰愚意謂君位未固無復暫還子  
 位之禮惠帝至先帝雖四君今亦不以一君為一代  
 何嫌二代之中重四君耶今廟尚居上祀何得居下  
 若暫下則逆祀也孔衍議別廟有非正之嫌似若降  
 替不可行也博士傳純議云議者既欲據傳疑文又

欲安之陰據傳見所

陰室非禰所

頂之說夫陰室以安殤主北向面陰非人君  
 公者帝王入廟便殿當歸盛位漢明以存所  
 以安神而議者謂卑於陰室實所未喻惠

更別立廟元帝崩溫嶠答王導書云近詔以生  
 議所定唯下太常安坎室數今坎室窄其意  
 定先神主存正室故下愍帝也廟窄之與本  
 一事何以廟窄而廢本體也明帝崩祠部以  
 至欲毀一廟又正室窄狹欲權下一帝溫嶠  
 弟同代已有七帝若以一帝為一代則當不  
 爾乃不及庶人之祭也夫兄弟同代於恩既



無心至於廟室

帝神主當登正

增廟權於廟上

違簡約之旨或

之寬窄其

主

泰元十六年改新太廟立行

坂問徐邈具儀答曰禮

八故歛群廟之主于祖

而不殊謂可同時告

左右侍衛各從神

出輒還拜

立特遷主之晨宜依告以設奠而

今既啓嚴復應奏解嚴不邈云

和比方者山陵每啓嚴而不解嚴嚴是

可以不告解嚴自為軍從休息何取於

問四府君室狹不容四座可以戶外張

狹不容四座戶外張設可謂禮從宜

當之國時博士孫襲以禮凡告事以特

以輦筭載以齋車而祭以神合為一

事考妣同席共饌發日夙興告廟迎主今

國迎廟主而行宜共祠合於古宗祀國遷

當以積車二主同中王鹵簿前殿導從每頓止



師行奉主車 夏周

夏啓與有扈氏戰於甘之野誓師云用命賞

用命戮於社 祖謂遷主 周制記曰古者師行

行乎孔子曰天子巡狩必以遷廟主行

必有尊也今也取七廟之主以行則失

曰古者師行無遷主則何主孔子曰主命

守出必以幣帛及圭告于祖禰遂奉以出

以行每舍奠焉然後就舍 以脯醢禮神乃故也所告而不以出

必告設奠卒歛幣玉藏諸兩階間乃出蓋

立尸義 夏殷

口申矣 祭所以有尸

形習可

孝子之心也夏氏立尸而卒祭 夏禮尸有殷坐尸

循周坐尸詔侑無方其禮亦然其道一也 言此亦周

也方循常也告尸行節勸尸飲食無常 又云旅酬六

若孝子就之為也孝子就養無方也 尸使之相酌也后稷曾 祭必有尸乎 言無益

若厭祭亦可乎 厭時無尸 孔子曰祭成喪者必有尸尸必

以孫孫幼則使人抱之無孫則使同姓可也 子孫為

成人子不殤 夫祭之道孫為王父尸所使為尸者於

祭者為子行 尸即也 父北面而事之 所以酬子事父

之道 子行猶子列也祭祖則用孫列者取於同姓之

有北面事 君子抱孫不抱子此言孫可以為王父尸

子不可以為王父尸 以孫與祖 為君尸者大夫士見



則下之君知所以為尸者則自下之尊尸也下事也

不盡酌群臣有尸必式禮之乘必以几尊者君迎牲

而不迎尸也別嫌尸在廟門外則疑於臣在廟中則全

於君君在廟門外則疑於君入廟中則全於臣全於

子是故不出者明君臣之義不迎尸者欲全其尊也

廟中人君之尊祝迎尸于廟門之外者象神從外來

也天子宗廟之祭以公卿大夫孫行者為尸一云天

子不以公為尸諸侯不以卿為尸為其太尊嫌敬君

故天子以卿為尸諸侯以大夫為尸周公祭太山而

以召公為尸者外神賓主相見敬之道不嫌也卿大

夫不以臣為尸俱以孫者避君也天子諸侯雖以卿

大夫為尸皆取同姓之嫡也夫婦共尸者婦人祔從

於夫同牢而食故共尸也始死無尸者尚如生故未

立也檀弓云既封主人贈而祝宿虞尸贈以幣送死

主人贈祝先歸白虎通曰祭所以有尸者鬼神聽之

也封彼驗反無聲視之無形什自乍階仰視棟楹俯視几筵其器

存其人亡虛無寂寞思慕哀傷無所寫洩故座尸而

食之毀損其饌欣然若親之飽尸醉若神之醉矣詩

云神具醉止皇尸載起說曰按鳧鷖詩美成王能持

盈守成神祇祖考安樂之也其詩五章每章有公尸

鄭玄以初章為宗廟其二為四方百物其三為天地

其四為社稷山川其五為十祀則是周代大小神祀



皆有尸也至於周人輕重各因其象類又按周公祭  
太山以召公爲尸是三公之類也又秋官職祭亡國  
之社以士師爲尸是刑戮之義則其餘亦可知矣議  
曰古之人樸質中華與夷狄同有祭立尸焉有以人  
殉葬焉有茹毛飲血焉有巢居穴處焉有不封不樹  
焉有手搏食焉有同姓婚娶焉有不諱名焉中華地  
中而氣正人性和而才慧繼生聖哲漸革鄙風今四  
夷諸國地偏氣獷則多仍舊具邊防自周以前天地  
宗廟社稷一切祭享凡皆立尸秦漢以降中華則無  
矣或有是古者猶言祭尸禮重亦可習之斯其非甚  
滯執者乎按後魏文成帝拓跋濬時高允獻書云祭尸久廢今風俗則取其狀貌類者以爲尸

帝之宴好敬之如夫妻事之如父母敗損風化豈亂情禮據文成帝時其國猶在代北又按周隋蠻夷傳巴柔間每秋祭祀鄉里羨鬻面人迭迎爲尸以祭之今柳道州人每祭祀迎同姓丈夫婦人伴神以享亦爲尸之遺法有以知古之中華則夷狄同也



氏通典卷第四十八

杜氏通典卷第四十九

禮九古八  
沿革九

時享薦新附禘祫上

時享薦新附

北齊 後周 魏 宋 齊 梁 漢 後漢 後魏

先王制禮依四時而祭者時移節變孝子感而思親

故奉薦味以申孝敬之心慎終追遠之意故禮記云

霜露既降君子履之必有悽愴之心雨露既濡君子

履之必有怵惕之感皆以孟月無常日擇月中柔日

卜得吉則祭之敬之至也有虞氏四時之祭名春曰

禘夏曰禘秋曰嘗冬曰烝其祭尚氣郊特牲云血腥



燔祭用氣也尚謂先薦之也法先迎牲殺之取血告於室以

降其神然後用樂而行祭事其祭貴首夏氏時祭之

名因有虞其祭貴心殷禴禘嘗烝亦因虞夏之制王

制云春禴夏禘秋嘗冬烝鄭玄云此其祭尚聲郊特

牲云臭味未成絲蕩其聲樂三闋然後出迎牲聲音

之號所以昭告於天地之間也絲蕩有搖動始其祭貴肝周

祭春曰祠夏曰禴秋曰嘗冬曰烝以禘為殷祭之名

其祭尚臭郊特牲云周人尚臭灌用鬯臭鬱合鬯臭

陰達於淵既灌然後迎牲致陰氣也灌謂以珪瓚酌

乃迎牲於庭殺之其祭貴肺行九獻之禮其禮備於下祭之日王

服衮冕而入廟工則奏以大夏王入立於東序后則

副禴而入立於西序尸入之後乃就於西房轉就西房者所

以放陰陽之義禮器云大明生於東月生於西陰陽之分夫婦之位也尸服衮冕而入

工則奏肆夏王及於室而不迎尸祭統云君迎牲而

也於是王以珪瓚酌雞彝之鬱鬯以獻尸尸以裸地

降神尸祭之啐之奠之此為裸神之一獻也后乃以

璋瓚酌鳥彝之鬱鬯以獻尸尸祭之啐之奠之此為

二獻也王乃袒而迎牲於門牲入門則奏昭夏王親

牽牲公卿大夫執幣以從入而告於庭云博碩肥膾

王乃麗牲於碑親執鑾刀啓其毛血以授於祝祝入

告于幽全之義遂乃殺牲始行朝踐之事凡牲廟用

一牢公羊傳曰周公白牲朝踐之事尸出於室坐於

魯公駢剛羣公不毛朝踐之事尸出於室坐於



戶西南面主在西東面

如特牲云詔祝于室坐尸於堂鄭玄注云謂朝踐時迎尸

外時尸主之前薦以籩豆脯醢而已乃取牲腓脰燎

于爐炭入以詔神于室于時王親洗肝於鬱鬯而燔

之以墮於主主人親制其肝所謂制祭也次乃升牲

首於室中北墉下尊首尚氣之義也時又薦腥於尸

主之前謂之朝踐於時王乃以玉爵酌獻后獻及罇

中醴齊以獻此三獻也后於是薦朝事之籩豆時堂

上以夾鍾之調歌堂下以無射之調作大武之樂后

於是亦以玉爵酌獻罇醴齊以獻尸此四獻也時堂

下之樂亦然也於時王自阼階而西酌獻后從西階

東酌獻所以禮交動乎至薦孰之時謂之饋食先薦

孰於堂禮謂非即食設饌之時王及尸皆有倚住

之處設祝於傍故云變祝也設席之後更設尸主之

席于堂在尸內西方東面尸在其北布尸主席訖乃

遷所設於堂上之饌置尸主坐前時祝又以尊酌奠

奠於饌南所謂天子奠尊又取腸間脂炳之蕭合羶

羶鄭云羶當為燎于爐炭所謂臭陽達於墻屋乃迎

尸主入室即席舉奠尊將祭之時祝則詔王拜安尸

郊特牲云舉尊遂祭酒以菁茅謂之縮酒左傳

以玉爵酌象罇益齊以獻尸五獻也時后薦饋食之

邊豆又以玉爵酌象罇醴齊以獻尸此六獻也后每



獻皆作尸食訖王以玉爵酌朝踐之獻罇醴齊以酌

尸謂之朝獻亦罇相因此七獻也后薦加事之豆籩

尸飲七王可以獻公尸飲訖授祝祝酌清酒以授尸

尸以酢玉王乃設酢席於尸內尸少祭饌黍稷并假

福王王乃以出量人與鬱人受之周禮宗伯職云量

爵之卒后以玉爵酌饋食象罇之蓋齊以獻尸曰再獻

亦罇之相因尸酢后如王之法后飲酢酒此八獻也

尸飲八王可以獻卿諸侯為賓者以玉爵酌蓋齊備

卒食三獻合九獻凡王及后各四諸侯為賓者一也

尸飲九王可以獻大夫士取惠均於尸飲訖又酢諸

臣如后之法自九獻之後遂降冕而撫干舞大武之

樂以樂尸祭統云君執干戚就舞位冕九獻之後更

為嗣子舉奠與諸臣進獻更行三爵皆謂之加爵則

用璧散璧角明堂位云即行旅酬無算之爵樂作亦

然旅酬既訖則尸出尸出之後則嗣子餞之文王世

鄭玄注云以上嗣尊祖之道厥明更以一牢釋於右於

門之外而其四時新物皆先薦寢廟而後食二月獻

羔開水春分方溫獻羔以祭時寒而後開水左傳曰

後四月以彘嘗麥麥之新氣方盛以七月登獻黍稷

於是月始八月嘗麻九月嘗稻皆初熟十二月嘗魚

此時魚得漢惠帝時叔孫通曰古者有春嘗果方今

櫻桃孰可獻遂獻宗廟顏師古曰禮記仲夏月羞以

櫻桃先薦宗廟即此櫻桃也



諸果之獻由此興後漢光武建武二年正月立高廟

于雒陽漢舊儀曰設孝武廟古今四時祫祀高帝為

太祖文帝為太宗武帝為世宗如舊餘帝不祀四時

春以正月夏以四月秋以七月冬以十月及臘一歲

五祀靈帝時京都四時所祭高廟五主世祖廟七主

成帝三陵追尊后三陵凡牲用十八太牢古不墓祭

漢諸陵皆有園寢承秦所為也說者以為古宗廟前

制廟後制寢以象人君之居前有朝後有寢月令有

先薦寢廟詩稱寢廟奕奕言相通也廟以藏主以四

時祭寢有衣冠几杖象生之具以薦新物秦始皇出寢

起於墓側漢因而弗改故陵止稱寢殿起居衣服象

生人之具古寢之意也建武以來關西諸陵以轉久

遠但四時特牲祠帝每幸長安謁諸陵乃太牢祠自

雒陽諸陵至靈帝皆以晦望二十四氣伏臘及四時

祠廟日上飯大官送用物園令食監典省其親陵所

宮人隨鼓漏理被枕具盥水陳嚴具魏初高堂隆云

按舊典天子諸侯月有祭事其孟則四時之祭也三

牲黍稷時物咸備其仲月季月皆薦新之祭也大夫

以上將之以羔或加以犬而已不備三牲也士以豚

庶人則唯其時宜魚鴈可也皆有黍稷禮器曰羔豚

而祭百宮皆足太牢而祭不必有餘羔豚則薦新之

禮也太牢則時祭之禮也詩云四之日其蚤獻羔祭



非周之四月則夏之二月也月令仲春天子乃獻羔

開水季春之月天子始乘舟薦鮪仲夏之月天子乃

嘗魚咸薦之寢廟此則仲春季月薦新之禮也蜀譙

祭集志曰天子之廟始祖及高曾祖考皆月朔加薦以象平生朔食也謂之月祭祀之廟無月祭也凡五

穀成熟珍物新成天子以薦宗廟禮未薦不敢食新

孝敬之道也其月朔薦及臘薦薦新皆奠無尸故詳

廟皆一朝宋四時祭祀將祭必先夕牲皇帝散齋七

日致齋三日百官掌事者亦如之致齋之日御太極

殿幄坐者絳紗袍黑介憤通天金博山冠祠之日車

駕出百官應齋從駕留守填先置者各依宣攝從事

其日前一刻皇帝著平冕龍袞服升金根車到廟北

門理禮謁者各引太樂令太常光祿勳三公等皆入

在位皇帝降車入廟脫烏盥及洗爵訖升殿初獻奠

爵樂奏太祝令跪讀祝文訖維奠神座前皇帝還本

位博士引太尉亞獻訖謁者又引光祿勳終獻皇帝

不親祠則三公行事而大尉初獻大常亞獻光祿勳

終獻齊永明元年正月詔太廟四時祭薦官皇帝麩

起餅鴨臠孝皇后荀鴨郊脯醬炙白肉高皇帝薦肉

膾菹羹昭皇后茗糲炙魚皆所嗜也此皆當時所上無典禮之制

先是世祖夢太祖曰宋祖諸帝嘗太廟從我求食可

別為吾祠帝乃勅章郡王妃庾氏四時還青溪宮舊

宅處內合嘗奉二后牲牢服章用家人禮梁武帝宗

廟四時及臘一歲五享天監十六年詔曰夫神無常



饗饗于克誠所以西隣禴祭寔受其福宗廟祭祀猶有牲牢無益至誠有累寔道自今四時丞嘗亦可量代八座議以大脯代一元太武八座又奏既停宰殺無復省牲之事請立省饌儀其衆官陪列並同省牲帝從之又詔今雖無復用腥猶有脯脩之類卽之幽明義猶未盡可更詳定悉薦時蔬左丞司馬筠等衆議大餅代脯餘悉用蔬菜帝從之又舍人朱异議二廟祀相承止有一餅羨蓋祭祀之禮應有兩羨相承止於一餅卽禮爲乖請加熬泔尊羨一餅帝從之於是至敬殿景陽臺立七廟座月中再設淨饌自是訖於臺城破諸廟遂不血食陳制一歲五祠謂春夏秋

冬臘也每祭共以一太牢始祖以三牲首餘唯骨體而已後魏孝文皇帝太和六年十一月將親祀七廟有司依禮具儀於是群官議曰昔有虞親虔祖考來格殷宗躬謁介福攸降大魏七廟之祭依先朝舊事多不親謁今陛下奉誠發中思親執祀稽合古義禮之掌典臣等謹按舊章并採漢魏故事撰祭服冠履牲牢之具壘洗簋盞俎豆之器百官助祭位次樂官節奏之引升降進退之法別集爲親拜之儀制可於是帝乃親祭其後四時常祀皆親之十六年詔曰夫四時享祀人子常道然祭薦之禮貴賤不同故有邑之君祭以首時無田之祀薦以仲月况七廟之重而



用中節者哉自頃丞嘗之禮頗違舊義今將仰遵遠式以此孟月特禴於太廟但朝典初改衆務殷湊無遑齊潔遂及於今又按神饗祖必須擇日今禮律未宣有司或不知此可勅太常令尅日以聞北齊制春祠夏禴秋嘗冬烝皆以孟月凡四祭每祭室一太牢武成帝始以皇后亞獻清河中定令四時祭廟及元日廟庭並設度燎二所後周之制其四時祭各於其廟亦以皇后亞獻其儀與北齊同所異者皇后亞獻訖又薦加豆之籩其實菱芡芹菹兔醢豕宰終獻訖皇后親設豆降還版然後太祝徹焉隋四時之祭各以太牢四時薦新於太廟有司行事而不出神主附

祿之禮並往時享大唐四時各以孟月享太廟室各用一太牢若品物時新堪進御者有司先送太常令尚食相知簡擇務令潔淨仍以滋味與新物相宜者配之太常卿及少卿一人奉薦太廟卿及少卿有故即差五品以上攝有司行事不出神主仲春薦水亦如之

禴禘上虞下夏殷又周

古者天子諸侯三年喪畢皆合先祖之神而享之以生有慶集之懼死亦應備合食之禮緣生以事死因天道之成而設禘禘之享皆合先祖之神而享之虞夏先王崩新王元年二年喪畢而禘三年春特禴夏特禘秋特嘗冬特烝四年春禘禴夏禘秋禘嘗冬



禘祫每間歲皆然以終其代高堂隆云喪以奇年畢則禘亦常在奇年偶年

畢則禘亦常在偶年殷先王崩新王二年喪畢而禘三年春特

禘夏特禴秋特嘗冬特烝四年春禘禘夏禘禴秋禘禘

嘗冬禘烝問歲奇偶如虞夏按殷改虞夏春禴日禘又改禘為禴按郊特牲春禘秋嘗則殷祭

周制天子諸侯三年喪畢禘祭之後乃禘於太祖來

年春禘於群廟禘毀廟未毀廟皆合升於太祖禘則不及親廟但文武以下毀主依昭穆

於文武廟中祭之王祭以上於后稷廟祭之知先禘後禘者按春秋魯僖公定公宣公皆八年而禘以再

殷祭爾後五年再殷祭一禘一禘禘所以喪必有此禘推之本也喪畢之禘禘之本明年之禘禘之本也從此

後各自數每至二年則各為之故得五年再殷祭因以法五歲再問禘以夏禘以秋詩闕宮傳云諸侯再

天道大成也禘以夏禘以秋詩闕宮傳云諸侯再

嘗唯天子兼之是也崔靈恩云禘以夏者以審諦昭穆序列尊卑夏時陽在上陰在下尊卑有序故大次

第而祭之故禘者諦也第也禘以秋者以合聚群主其禮最大必秋時萬物成熟大合而祭之禘者合也

將禘祭前期十日之前夕肆師告具太牢太宗大史

帥執事而卜日既卜司隸隸僕脩除糞洒其廟將祭

前夕於太廟南門之外展牲庖人告牲太牢既滌濯

祭器掌次於廟門外之東設主人及公卿以下次幕

其尸次兼設幄掌次云凡祭祀張其旅幕張尸次鄭

之門外以特事為之張大幕尸則有次百司所供之

物皆至廟門外司徒奉牛牲司馬奉羊牲司空奉豕

牲每廟各一牢按公羊云周公向牲魯公司烜氏以

大燧取明火於日以照饌以鑿取明水於月以加五

齊欲得陰陽之氣邊陳正邊之實朝事之邊有饗

齊也如謂於上陳之邊陳正邊之實朝事之邊有饗



熬麥也音豐 蕒熬食 白熬 黑熬 形鹽鹽之似無臘生魚為

反鮑魚鮑鮑以魚於鮑室中 饋食之饋食之 籩其

實者棗栗桃乾榛音老 榛實似栗而小 加籩之實麥

栗脯四物各二籩 羞籩之實糗餌粉食 謂粉稻米黍

故以糗粉藉之糗熬大豆也 醢人掌四豆之實朝事

之豆其實韭菹醢醢音醢 昌本麋藟昌本昌蒲根

者為藟藟音泥 菁菹麋藟茅菹麋藟菁蔓菁 饋食之

豆其實葵菹羸羸音羸 醢脾析麤蒲佳 醢脾析牛百

醢蛤也 豚拍魚醢豚脾 加豆之實芹菹兔醢深蒲醢

醢深蒲蒲始 落菹醢音落 筍菹魚醢筍音筍 羞豆

之實醢食糝食醢也 糝糝也 糝糝也 糝糝也

糝糝也 糝糝也 糝糝也 糝糝也

糝糝也 糝糝也 糝糝也 糝糝也

糝糝也 糝糝也 糝糝也 糝糝也

糝糝也 糝糝也 糝糝也 糝糝也

糝糝也 糝糝也 糝糝也 糝糝也

糝糝也 糝糝也 糝糝也 糝糝也

糝糝也 糝糝也 糝糝也 糝糝也

糝糝也 糝糝也 糝糝也 糝糝也

糝糝也 糝糝也 糝糝也 糝糝也

糝糝也 糝糝也 糝糝也 糝糝也

糝糝也 糝糝也 糝糝也 糝糝也

糝糝也 糝糝也 糝糝也 糝糝也



文示新也席皆以莞筵紛純加繅席畫純加次席黼純左

右玉几紛如綬有文而狹者繅席則削蒲蒻展之編以五綵若今合歡矣畫謂雲氣次席挑板席

有次列司服共亨先王則衮冕享先公則鷩冕尸服

亦然凡百司所供之物皆太史校數之及教所當置

處大史職云祭之日執書以次位常是王所乘輅雞人呼晨司樂宿懸

等一如園立其日夙興陳酒齊等室中近北陳鬱鬯

鬱鬯之南陳明水明水之南室戶之內陳泛齊醴齊

盜齊室戶之外堂上陳醴齊而已次堂下陳沈齊沈

齊之南陳玄酒玄酒之南陳事酒昔酒清酒於是大

宗伯出高祖以下木主守桃出先王先公桃主皆入

太祖后稷廟中於堂之奧西壁下東面布太祖后稷

位尸在東北面太祖之子於席前之北南面為昭及

昭之子在南方北面相對為穆以次而東孫與王父

並列直至禰其尸各居木主之左凡七尸七尸者遠禮

器云周族酬大尸鄭玄云用九獻王服衮冕而入奏

王夏后服副禕從王而入則奏齊夏次尸入奏肆夏

祭經曰君迎牲而至乃珪瓚酌羊羹鬱鬯以授尸尸

不迎尸別嫌也受之灌地祭之以降神乃啐之奠之此為求神之始

也此為一獻樂章歌九功之次后以璋瓚酌黃彝之

鬱鬯以亞獻尸亦祭之啐之奠之此為二獻次奏黃

鐘為宮太呂為角大簇為徵應鐘為羽路鼓路鼗陰

竹之管龍門之琴瑟九德之歌九韶之舞於宗廟之



中奏之若樂九變則人鬼可得而禮矣人鬼則主后

以致其神然後合樂而祭焉路幾四面鼓也九德之

歌春秋所謂六府三事也九功之德皆可歌樂陰竹

生山北者龍門山前裸及樂皆為求神謂之二始以

周人尚臭故以鬯臭次王出迎牲入奏昭夏郊特牲

然後王親牽牲大夫贊執幣而從禮器註云納牲於

告神而乃以牲告庭云博碩肥脂禮器云納牲王乃

親執鸞刀啓其血毛謂耳傍以授於祝祝入告神于

室幽全之義也禮器註云血毛詔於室是乃延太祖

尸主坐於室戶外之西南面主在其右亦南面昭在

東穆在西相向而坐主各在其右王乃親射牲而殺

之以行朝事之禮乃延尸於尸西南面取牲腍膋燎於

爐炭洗肝于鬱鬯而燔之入以詔神於 又出以隰

于主隰謂分減肝膋以次乃升牲首于室中置於北

墉下尊首乃薦腥肉於尸主前謂之朝踐之禮王乃

以玉爵酌泛齊以獻尸謂之朝踐之獻凡三獻后於

是薦朝事之籩豆時堂上以大呂之調歌清廟之詩

堂下以黃鍾之調作太武之樂奏大武之時則歌維

清及大武之詩詩序云維清奏象后稷尸時樂同

降神樂章則歌思文詩序云思文獻先王先公則大

司樂云奏無射歌夾鍾舞大武以享先祖先王樂章

則歌天作詩序云天作獻文王尸歌清廟詩序云清

獻武王尸歌執競詩序云執樂同先王先公凡歌皆



帥鼓人登歌之時而小帥先擊射堂下管奏時先鼓棘音胤后薦之後遂以瑤爵

酌著罇之醴齊以亞獻凡四獻也於是堂下樂亦作

時王從東階而西酌以獻尸后則從西而東酌獻尸

按禮器云君西酌犧象夫人東酌壘樽禮交動乎上樂交應乎下至將薦熟時先以

所薦之饌設於堂以告尸主禮器云設祭乎堂鄭玄云設饌於堂乃人君之

禮時祝以羊爵酌奠於饌之右鄭玄注郊特牲此時云天子奠純羊此時

又取腍膋及黍稷烤於薌蒿令臭陽達於墻室既乃

迎尸入室各即席祝取向時所奠羊爵將祭之祝乃

詔王拜尸以安之尸遂坐祭酒啐之奠之於是王又

以玉爵酌壺罇盞齊以獻尸謂之再獻凡五獻也時

后薦饋食之籩豆薦訖乃以瑤爵酌壺罇醴齊以亞

獻凡六獻也每獻作樂如初尸乃食食訖王以玉爵酌朝薦

著罇之泛齊以醑尸謂之朝獻凡七獻也司罇葵云朝獻用兩

著罇玄云變朝踐為朝獻尊相因后乃薦加事豆籩尸飲訖授祝祝

酌清酒以授尸尸以酢王乃設酢席於尸內司几筵云記先

王酢亦如之鄭玄注云尸卒食王酌之卒爵祝受之又酌授尸以酢王於是席王於尸內后及諸臣已下

致爵乃於是后以瑤爵酌壺罇醴齊以獻尸謂之再

獻凡八獻也鄭玄注司尊彝云王酌尸之後后酌亞獻大祝及設饌於廟

門外之西室以索祭名為枋郊特牲云索祭祝于枋是也緣此處主乎待賓

客之處故廣求既九獻王乃冕而總干戚率群臣王在東舞

太武樂皇尸所謂又皮弁而舞大夏蕤作六代之樂



所謂上乃三公之長一人九卿之長一人用璧角酌

沈齊各行一加爵按少牢特牲之祭加爵但止於三

明堂位云加以璧散璧角也然後輝胞上許春反翟闔等皆有所

賜予於來日又祭名為繹亦謂之枋爾雅云繹又祭

也春秋云壬午

因名其禮先設饌於廟門外之西室而事尸於堂其

祭室之禮簡而事尸禮大以孝求神非一處也不知

神之所在於彼乎於此乎其禘祭有期十日肆師太

宰以下十日之儀如禘祭其典祀糞洒充人展牲太

宰祗濯前夕告期掌次設次三公奉牲宰司烜共明

水及籩人等共醢醢人幕亨人陳鼎鑊舍人共簋

簋稻師氏共盥盛蕭茅九嬪內宰共后玉盥玉敦典

瑞共課珪璋天府陳國寶司几筵陳几席司服共祭

服典輅出玉輅司樂宿懸王及牲尸等用樂王后副

禋九獻之節廟堂之樂所用樂章裸獻之儀璧角之

加爵朱干玉戚之親舞血腥燭熟之先後告堂告室

之茅次胙骨制祭枋室繹堂一如禘祭所異者但祭

毀廟以上不及親廟詩周頌云雍禘太祖也公箋云

也又儀禮記禘于太廟禮云毀廟之主皆升合食而

立一尸又韓詩內傳六禘取毀廟之主皆升合食於

太廟是也其神主位按鄭玄禘志云大王王季以上遷

主祭於后稷之廟其坐位與禘祭同文武以下遷主

若穆之遷主祭於文王之廟文王居室之奧東面文



王孫成王居文王之東而北面以下穆王直至親盡  
之祖以次繼而東皆北面無昭主若昭之遷主祭於  
武王之廟武王亦居室之與東向其昭孫康王亦居  
武王之東而南面亦以次繼而東直至親盡之祖無  
穆主也其口后穆廟中后穆尸一昭穆尸各一文王  
廟中文王尸一穆尸共一武王廟中武王尸一昭尸  
共一儀禮稱二尸圖據文武之廟及太祖昭穆而言也其實太祖文武廟三尸也故云獻昭尸如穆尸之其五齊自醴齊而下四齊而已無泛齊酒亦三  
酒所陳設之處所加之明水玄酒等一如禘祭於文  
王之廟無降神之樂故大司樂云黃鐘為宮以下等樂云若九變人鬼可得而禮矣  
鄭玄云人鬼謂后穆也迭奏是樂以致其神其果尊禮之以玉然後合樂而後為則不據文武也

用雞彝鳥彝司鐘彝云春祠夏禘用兩彝雞彝鳥彝以備在夏故也朝踐用兩彝  
樽再獻用兩象樽其迎尸出在堂之時其后穆文武  
之尸皆南向餘尸主於室中之左右也謂后穆以下穆東面文王以下穆主在西東面武王以下昭主在東西面也合樂時作四代之樂  
其祭禮后穆文王武王廟中每廟各一日凡祭之禮謂之最裸次朝踐次乃饋熟以下是每廟各行禮上禮以其禮煩難可一日而畢又乖朝踐之義祭則同一日以其禮畧故議曰聖人制禮合諸天道使不數不怠故有四時之祭焉而又設殷祭者因天道之成以申孝敬之心用盡事終之禮禘祫二禮俱是大祭先賢所釋義各有殊焉融王肅皆云禘大祫小鄭玄注二禮以祫大禘小賈逵劉歆則云一祭二名



禮無差降數家之說非無典據至於弘通經訓鄭義  
爲長嘗試論之以禮經及春秋所書皆禘大於禘按  
春秋公羊傳云大事於太廟大事者禘也禘者毀廟  
之主陳於太祖未毀廟之主皆升合食於太祖至於  
禘則云禘于莊公禘于僖公既不於太祖則小於禘  
也又按禮記禘於太廟之禮云毀廟之主升合食而  
立二尸又按韓詩內傳云禘取毀廟之主皆升合食  
於太祖則禘小於禘也禘則群廟之主悉升於太祖  
廟禘者各於其廟而行祭禮二祭俱及毀主禘之時  
文王以上毀主自在后稷廟而祭文王以下毀主自  
在二祧之廟而祭禘之以禘用得爲殷禘則小於禘  
而大於四時也曾子問主夫子云自非禘祭七廟五  
廟無虛主而不言禘小於禘明矣其禘則備五齊三  
酒禘惟四齊三酒禘則備用六代之樂禘則四代而  
下又無降神之樂以示其闕也後漢光武建安二十  
六年詔問張純禘禘之禮不行幾年純奏舊制三年  
一禘毀廟之主合食高廟存廟主未嘗合元始中始  
行禘禮父爲昭南嚮子爲穆北嚮父子不並坐而孫  
從王父夫疑要注曰始祖東面父南面故曰禘之爲  
昭昭明也子北面故曰穆穆順也  
言諦也是審諦之義以夏四月陽氣在上陰氣在下  
故正尊卑之義禘以冬十月五穀成熟物備禮成故  
合聚飲食祖宗廟未定且合祭高廟爲常復以三年



冬禘五年夏禘之時但就陳祭毀廟主而已謂之殷  
太祖東面惠文武元四帝爲昭景宣二帝爲穆惠景  
昭三帝非殷祭時不祭也魏明帝太和六年尚書難  
王肅以曾子問唯禘於太祖群主皆從而不言禘知  
禘不合食肅荅曰以爲禘殷祭群主皆合舉禘則  
禘可知也袁淮正論曰先儒或爲同或爲異然禘及  
壇墠禘及郊宗石室此所及近遠之殺也大傳曰禮  
不王不禘諸侯不禘降於天子也若禘禘同貫此諸  
侯亦不得禘非徒不禘也武宣皇后太和四年六月  
崩至六年三月有司以今年四月禘告王肅議曰今  
宜以崩年數按春秋魯閔公二年夏禘于莊公是時

續經之中至二十五日大祥便禘不復禫故譏其速  
也去四年六月武宣皇后崩二十六日晚葬除服卽  
吉四時之祭皆親行事今當計始除服日數當如禮  
須到禫月乃禘趙怡等以爲皇帝崩二十七月之後  
乃得禘王肅又奏如鄭玄言各於其廟則無以異  
四時常祀不得謂之殷祭以粢盛百物豐衍備具爲  
殷之者夫孝子盡心於事親致敬於四時比時具物  
不可以不備無緣儉祭其親累年而後一豐其饌夫  
謂殷者因以祖宗並陳昭穆皆列故也設以爲毀廟  
之主皆祭謂殷者夫毀廟祭於太祖而六廟獨在其  
前所不合宜非事之理近尚書難臣以曾子問唯禘



於太祖群主皆從而不言禘知禘不合食臣答以爲  
禘祫殷祭群主皆合舉祫則禘可知也論語孔子曰  
禘自既灌而往者吾不欲觀之矣所以特禘者以禘  
大祭故欲觀其成禮也禘祫大祭獨舉禘則祫亦可  
知也於禮記則以祫爲大於語論則以禘爲盛進退  
未知其可也漢光武時下祭禮以禘者毀廟之主皆  
合於太祖祫者唯未毀之主合而已矣鄭玄以爲禘  
者各於其廟原其所以夏商夏祭曰禘然其殷祭亦  
名大禘商頌長發是大禘之歌也至周改夏祭曰禘  
以禘唯爲殷祭之名周公以聖德用殷之禮故魯人  
亦遂以禘爲夏祭之名是以左傳所謂禘于武宮又

曰烝嘗禘於廟是四時祀非祭之禘也鄭斯失矣至

於經所謂禘者則殷祭之謂鄭據春秋與大義乖

和八年用袁准曰祫及壇墠禘及郊宗石室此所及

遠近之殺也太傳曰禮不王不禘諸侯不禘降殺於

天子也若禘祫同貫此諸侯亦不得祫也然則禘大

而祫小謂祫爲殷祭者大於四時皆大祭也國語曰

禘郊不過繭栗烝不過把握明禘最大與郊同也公

羊傳曰大事者何祫也毀廟之主陳於太祖未毀廟

之主皆升合食乎太廟何謂也曰夫禘及壇墠則毀

廟也俱祭毀廟但所及異耳所及則異毀與未毀則

同此論者所惑鄭謂不同是也謂禘不及毀廟則非



也劉歆賈逵同毀與未毀是也不別禘祫遠近則非也晉武帝大始中尚書杜元凱議稱易曰上古之代喪期無數自殷高宗諒闇三年不稱喪服三年而稱諒闇三年此釋服心喪之謂大戴篇曰昔武王崩成二十三年而嗣立周公居家宰攝政明年六月既葬周公冠成王而朝于祖以見諸侯命祝雍作頌是三年之內時明矣故今禘烝嘗於是行焉昔仲尼之制春秋也因魯史以明王法喪中之祥禴譏貶之文著焉

徐禪杜議行武王盛明之朝其左傳解云亦三年之喪禮畢而禘

東晉昇平五年五月穆帝崩十月殷興寧三年二月哀皇帝崩明帝太和元年五月皇后庾氏崩

廢帝海西十月殷此哀皇

之內庾氏既葬之後殷也太元二十一年十月應殷其年九月孝

武崩至隆安三年國家大吉乃循殷事元興三年夏

應殷太常博士徐乾等議應用孟秋進用孟冬時

國云自太和四年已後殷祭皆用冬夏復詳徐乾議用孟秋非失也安常義熙三年當

殷御史中丞范泰議以章后喪未一周不應殷祠時

從太常劉瑾議小君之喪不以廢大禮

泰議曰今雖以烝嘗而無殷祭之禮有喪薦廢吉祭祭新主於寢今不設別寢既耐遂祭於廟故四時烝嘗以寄追遠之思三年一禘以習昭穆之序義本各異三年喪畢則合食太祖過時而殷無取於限三十月也隆安之初以喪而廢矣謹議曰臣尋升平已後殷祭者在周內未和十年至今五十餘載三十月輒殷是依禮五年再殷而泰言非當若初元帝元興三年四月不得臣啓不允則責失奏彈殷祀進用十月若計常限今當用冬若更起端則應



四月時尚書奏從領司徒王謚議及初四月為殷祠

之始不謚議曰有非常之慶必有非常之禮殷祭舊唯

受命愚謂履運惟新於是乎始宜用四月太常劉璣

議殷無定月考時致敬其禮意尚簡去年祠雖於日

有定而情典名備宜仍以為正徐乾議三年一禘五

年一禘經傳記籍不見補殷之文著作即徐廣議若

元元年十月今則應用四月于時有殷而遷在冬從太

月是追計辛未歲十月未合六月而再殷劉澗之

等議大元元年四月應殷而禮官墮失逮用十月本

非正朝以失為始博士陳舒表三歲一閏五年祭八

尚書奏從謚議

年又殷兩頭如四實不盈三又十一年殷十四年殷

凡間含二則十年四殷與禮五年再殷其議合矣博

士徐禪議春秋左氏傳曰歲禘及壇墠終禘及郊宗

石室許慎稱舊說曰終者謂孝子三年喪終則禘於

太廟以致新死者也徐邈議禮五年再殷凡六十月

分中每三十月為殷也太學博士曹述初難云三年

之喪其實二十五月則五年何必六十月禮天子特

禘三時皆禘禘禘雖有定年而文無定月按明堂位

禘禮記周公則今之四月七月至孟獻子禘其祖則

今之五月春秋文公二年大事于太廟則今之六月

邈答曰五年再殷象再閏無取三年喪也禘三時皆

可者蓋喪終則吉而禘服終無常故禘隨所遇唯春

不禘故曰特禘非殷祀常也禮大事有時日故丞嘗

以時况禘之重無定月乎今據徐邈議每三十月當

殷祀質循禘祭圖太祖東向昭

北行南向穆南行北向



杜氏通典卷第四十九 終

杜氏通典卷第五十

禮十 古九 沿革

帝祫下 功臣配享

帝祫下 宋 梁 後魏 大唐

宋制殷祭皆即吉乃行武帝永初三年九月十日奏

傅亮議權制即吉聖代宜耳文帝元嘉六年祠部定

十月三日殷祀十三丞禮 太學博士徐道娛議曰按

在四時禮也周禮仲冬享烝月令季秋嘗稻晉以春

烝曲沃齊十一月嘗太公此並孟仲區分不共之明

矣尋殷烝祀重祭薦禮輕輕尚異月重寧反同 建元元年十一月有司奏依舊令今元年十月是殷

祠之月 領曹郎范義參議依永初三年例須再周之







禘摠而互舉故稱五年再殷祭不言一禘一祫斷可知矣諸儒之說大畧如是公卿可議其是非尚書將明根言曰鄭氏之議禘者大祭之名大祭圓丘謂之禘者審諦五精星辰也大祭宗廟謂之禘者審諦其昭穆百官也圓丘常合不言祫宗廟時合故言祫斯則宗廟祫禘並行圓丘一禘而已宜於宗廟俱行禘祫之禮二禮異故名殊依禮春廢特祫於嘗於烝則祫嘗祫烝不於三時皆行禘祫之禮中書監高閭又言禘祭圓丘與鄭義同者以爲有虞禘黃帝黃帝非虞在廟之帝不在廟非圓丘而何又大傳云祖其所自出之祖又非在廟之文論語稱禘自既灌以往爾

雅稱禘大祭也諸侯無禘禮唯夏祭稱禘又非宗廟之禘魯行天子之儀不敢專行圓丘之禘改殷之禘取其禘名於宗廟因先有祫遂生兩名其宗廟禘祫之祭據王氏之義祫而禘禘止於一時一時者祭不欲數一歲三禘愚以爲過數詔曰明根問等據二家之議論禘祫義矣至於事取折衷猶有未允問以禘祫爲名義同王氏禘祭圓丘事與鄭同無所問然明根以鄭氏等兩名兩祭並存並用理有未稱俱據二義一時禘祫而闕二時之禮事有難從先王制禮內緣人子之情外協尊卑之序故天子七廟數盡則毀藏主於太祖之廟三年而祫祭之代盡則毀以示有



終之義三年而禘以申追遠之情禘禘既是一祭分而兩之事無所據毀廟三年一禘又有不盡四時於禮爲闕七廟四時常祭禘則三年一祭而又不究四時於情爲簡王以禘爲一祭王義爲長鄭以圓丘爲禘與宗廟大祭同名義亦爲當今互取鄭王二義禘禘并爲一名從王禘是祭圓丘大祭之名上下同用從鄭若以數則黷五年一禘改禘從禘五年一禘則四時盡禘以稱今情則據天理文先禘而後時祭便卽施行著之於今永爲代法宣武帝景明中秘書丞孫惠蔚上言魏明帝以景初三年正月崩至廢帝正始二年積二十五晦爲大祥有司以爲禘在二十七

月到其年四月依禮應禘王肅以爲祥月至其年二月宜應禘祭雖各異議至於喪畢之禘明年之禘其義一焉請取鄭捨王禘終此晦來月中旬禮應大禘六室宗祏升食太祖明年春享歲禘群廟自茲以後五年爲常又古之祭法時禘並行太子先禘後時諸侯先時後禘此施古爲當在今則煩且禮有升降事有文質適時之制聖人弗違當禘之月宜歲時從祭之延昌四年正月宣武帝崩孝明卽位三月時議來秋七月應禘祭于太祖太常卿崔亮上言曰今宣武皇帝上雖入廟然烝嘗時祭猶別寢室至於殷禘宜存古典按禮三年喪畢禘於太祖明年春禘于群廟



又按杜元凱云卒哭而除三年喪畢而禘魏武皇后以太和四年六月崩其月既葬除服即吉四月行事而猶未禘王肅以爲既除即吉故特時祭至於禘禘宜存古禮高堂隆如肅議於是停殷祭又仰尋太和二十三年四月孝文帝崩其年十月祭廟景明元年七月禘於太祖三年春禘於群廟亦三年乃禘准古禮及晉魏之議并景明故事愚謂來秋七月禘祭應停宜待二年終乃後禘從之○大唐前上元三年有司禘享于太祖廟時議者以禮緯三年一禘五年一禘公羊傳云五年而再殷祭兩義互文莫能決斷大學博士史玄璨議曰按禮記正義列鄭玄禘禘志云

春秋僖公三十三年十一月薨文公二年八月丁卯大享于太廟公羊傳云大享者何禘也是三年喪畢新君二年當禘明年春禘于群廟僖公宣公八年皆有禘則後禘去前禘五年以此定之則新君二年禘三年禘自爾之後五年而再殷祭則六年當禘八年當禘又昭公十年齊歸薨至十三年喪畢當禘爲平丘之會冬公如齊至十四年禘十五年禘傳云有事武官是也至十八年禘二十年禘二十三年禘二十五年禘昭公二十五年有事于襄宮是也如上所云則禘後隔三年禘以後隔二年禘此則有合禮經不違傳義自此禘禘之祭依璨議開元六年秋睿宗皇



帝喪畢禘享于太廟自後相承三年一禘五年一禘各自計年不相通數至二十七年尾經五禘七禘其年夏禘訖冬又當禘太常議曰禘禘二禮俱爲殷祭禘謂合食祖廟禘謂禘序尊卑申先君逮下之慈成群嗣奉親之孝事異常享有時行之而祭不欲數數則瀆亦不欲踈踈則怠故王者法諸天道制祀典焉烝嘗象時禘禘如閏天道大成宗廟法之再爲殷祭者也謹按禮記王制鄭玄注周官宗伯並云國君嗣位三年喪畢禘于太祖明年禘于群廟自爾以後五年再殷一禘一禘漢帝故事貞觀以後並用此禮以爲三年一閏天道大備故也此則五年再殷通計其

數一禘一禘迭相乘矣今太廟禘禘各自數年兩歲俱不通計或比年頻合或周歲再序或一禘之後併爲再禘或五年之內驟有三殷法天象閏之期既違其度五歲再殷之祭數又不同求之禮文頗爲乖失夫以法天之度既有指歸稽古之禮若茲昭著禘禘二祭通計明矣今請以開元二十七年己卯四月禘至辛巳十月禘至甲申四月又禘至丙戌年十月又禘至己丑年四月又禘至辛卯年十月又禘自此五年再殷周而復始又禘禘之說非唯一家五歲再殷之文既相師矣法天象閏之理大抵亦同而禘後置禘或近或遠盈縮之度有二法焉鄭玄高堂隆則先



三而後二徐邈之議則先二而後三謹按鄭氏所序先三之法約三禘五禘之文以為甲年既禘丁年當禘己年又禘壬年又禘甲年又禘丁年又禘周而復始以此相承禘後去禘十有八月而近禘後去禘四十二月而遙分析不均粗於筭矣假如攻乎異端置禘於秋則三十九月為前二十一月為後雖小有愈其間尚偏綱據本文皆云象閏二閏相去則平分矣兩殷之序何不等耶且又分三等之言本舉全數二周有半實枕三年於此置禘不違文矣何必拘滯三正乎蓋千慮一失通儒之蔽徐氏之議有異於是研覆周密最為憑準以二禘相去為月六十中分三十

置一禘焉若甲年既禘丙年冬禘己年夏禘辛年禘禘有象閏法毫釐不偏三年一禘之禮既無乖越歲再殷之制踈數又均校之諸儒義實長矣今請據以定二殷先推祭月周而復始時皆以其議為允十七年四月十日禘享太廟九室命有司攝行禮禮禘序昭穆禘各於其室特禮官太常卿韋綱等奏曰牲古禮五年再殷祭一禘一禘其義合聚昭穆定次序又孔安國王肅等先儒皆以為昭穆唯鄭玄云禘各於其室若如鄭旨即與常享不異恐鄭說謬於周經請依古禮二天寶八載閏六月五日赦文禘禘之禮以存序位質文之變蓋取隨時國家系本仙宗業承聖祖重熙累盛既錫無疆之休合享登神思引不易之典自今以後每禘禘並於太清宮聖祖前設



位序正上以明陟配之禮欽若玄宗下以盡虔恭之誠無違至道比來每緣禘祫則時享暫停事雖適於從宜禮或虧於必備以後每緣禘祫其常享無廢享以素饌三焚香以代三獻建中二年九月太常博士陳京上疏言今年十月祫享太廟并令享遷廟獻祖懿祖二神主春秋之義毀廟之主陳于太祖未毀廟之主皆升合食于太祖則太祖之位在西而東嚮下其子孫昭穆相對南北爲別無毀廟遷主不享之文徵之禮也自於周室而國朝祀典當與周異周以后稷配太廟爲始封之祖而下乃立六廟廟毀主遷皆在太祖之後禘祫之時無先於太祖者故太祖東嚮

之位全其尊而不疑然今年十月祫饗太廟伏請魏晉舊事比爲則構築別廟東晉以征西等四府君爲別廟至祫禘之時則於太廟正太祖之位以申其尊別廟登高皇太皇征西等四府君以序其親伏以國家若用此義則宜別爲獻祖懿祖立廟禘祫祭之以重其親則太祖於太廟遂居東向以全尊伏以德明興聖二皇帝曩旣立廟至禘祫之時當用享禮令別廟之制便就興聖廟藏祔爲宜勅下尚書省集百僚議禮儀使太子少師顏真卿議曰伏以太祖景皇帝以受命始封之功處百代不遷之廟配天崇享是極尊嚴且至禘祫之時暨居昭穆之位屈已申孝敬



奉祖宗緣齒族之禮廣尊先之道此實太祖明神  
烝之本意亦所以化被天下率循孝悌請依晉蔡謨  
等議奉獻祖神主居東面之位自懿祖太祖洎諸祖  
宗遵左昭右穆之列貞元七年太常卿裴郁奏曰禘  
祫之禮殷周以遷廟皆出太祖之後故得合食有序  
尊卑不差及漢高受命無始封祖以高皇帝爲太祖  
太上皇高帝之父立廟享祀不在昭穆合食之列爲  
尊於太祖故也魏武創業文帝受命亦卽以武帝爲  
太祖其高皇太皇處士府君等並爲屬尊不在昭穆  
合食之列晉宣創世以宣帝爲太祖卽以宣帝爲太祖  
其征西潁川等四府君亦爲屬尊不在昭穆之列

家說受天命累聖垂光景皇帝始封唐公實爲太祖  
中間代數旣近在二昭三穆之內故皇家太廟唯有  
六室其弘農府君景光二祖尊於太祖親盡則遷不  
在昭穆之數著在禮志可舉而行開元中加置九廟  
獻懿二祖皆在昭穆是以太祖景皇帝未得居東向  
之尊今二祖已祧九室惟序則太祖之位又安可不  
正伏以太祖上配天地百代不遷而居昭穆獻懿二  
祖親盡廟遷而居東向徵諸故實深所未安請下百  
僚僉議八年正月太子左庶子李嶸等七人議按王  
制曰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而七周制也七者  
太祖文王及武王之祧與親廟四也太祖后稷也殷



則六廟也契及湯與二昭二穆也夏則五廟無太祖  
禹與二昭二穆而已晉朝博士孫欽議云王者受命  
太祖及諸侯始封之君其以前神主據以上數過五  
代卽毀其廟禘祫不復及也禘祫所及者謂受命太  
祖之後迭毀上升藏于二祧者雖百代禘祫及之伏  
以獻懿二祖則太祖以前親盡之主也據三代以降  
之制則禘祫不及矣代祖神主則太祖以下毀廟之  
主也則公羊傳所謂已毀廟之主陳于太祖者是也  
謹按漢元帝下詔議罷郡國廟及親盡之祖丞相韋  
玄成議太上孝惠廟皆親盡宜毀太上廟主宜瘞北  
園孝惠神主遷於太祖廟奏可太上則太祖以前之

主瘞北園禘祫不及故也則今獻懿二祖之比也孝  
惠遷於太祖廟則太祖以下子孫則禘祫所及則今  
代祖元皇帝神主之比也自魏晉及宋齊陳隋相承  
始受命之君皆當立廟虛太祖之位自太祖之後至  
七代君則太祖當東向位乃成七廟太祖以前之主  
魏明帝則遷處士主置於園邑歲時使令丞奉薦代  
數猶近故也至東晉明帝崩以征西等三祖遷入西  
除名之曰祧以淮遠廟至康帝崩穆帝立於是京兆  
遷入西除同謂之祧如前之禮並禘祫不及國朝始  
饗四廟宣光并太祖代祖神主祔于廟至貞觀九年  
將祔高祖于太廟朱子奢請淮禮立七廟其三昭三



穆各置神主太祖依晉宋以來故事虛其位待遜遷  
方處之東嚮位於是始附弘農府君及高祖爲六室  
虛太祖之位而行禘祫至二十三年太祖附廟弘農  
府君乃藏于西夾室文明元年高宗附廟始遷宣皇  
于西夾室開元十年玄宗特立九廟於是追尊宣皇  
帝爲獻祖復列於正室光皇帝爲懿祖以備九室禘  
祫猶虛太祖之位祝文於三祖不稱明全廟數而已  
至德三載尅復後新作九室神主雖不造弘農府君  
神主明禘祫不及故也至寶應三年附玄宗肅宗於  
廟遷獻懿二祖於西夾室始以太祖當東嚮位次獻  
懿二祖爲是太祖以前親盡神主唯禮禘祫不及凡

十八年至建中二年十月將祫饗禮儀使顏真卿  
祖神禮其布位次第及東西  
等議爲獻當東嚮以懿  
太祖於穆立比嚮以次左昭右穆  
祭禮時雖有其議竟不行而我唐  
向爲在際等伏以嘗禘郊社尊無二上瘞  
禮禮有義斷獻以爲親盡之主太祖以當東  
朝改移非典故請宜效先朝故事獻懿  
西夾室以類祭法所謂遠廟爲祧去祧爲  
禘則祭無禘則止太祖既昭配  
也位當東嚮之席上尊負觀之定制中奉開元



必得... 實... 之... 殿式符合經義不失舊章吏部  
... 等... 天子受命之君諸侯始封  
... 天子必有尊也是以尊太祖也  
... 漢不及禮不列昭  
... 又因之於是有違王廟之  
... 昭穆非所以示人有序  
... 非所以示人有序也  
... 禮父為天子為天子祭以天子  
... 禮未受命酒禮

易之今而易之無乃亂先王之序乎昔周有天下  
追王太王王季以天子之禮及其祭也親盡而毀之  
漢有天下尊太上皇以天子之禮及其祭也親盡而  
毀之唐有天下追王獻懿二祖以天子之禮及其祭  
也親盡而毀之則不可代太祖之位明矣又按周禮  
有先公之祧先王之祧先公之遷主藏乎后稷之廟  
其周者受命之先王之遷主藏之文武之廟其  
周之受命之祧乎故有二祧所以異廟也今獻祖以  
下之祧猶先公也太祖以下之祧猶先王也請築別  
廟以居二祖則行周之禮復古之道故漢之禮因於  
周也魏之禮因於漢也隋之禮因於魏也皆立王廟



有二祧又立私廟四於南陽亦後漢制也為人子  
 事太宗降其私親故私廟所以尊本宗也太廟所以  
 尊正統也雖古今異時文質異禮而知禮之情與問  
 禮之本者不通其酌而行之故上致其崇則太  
 祖屬尊矣下不盡其歆則祧主藏盡於下矣中處  
 其間則正統主祧於中矣工部郎中張薦等議由昔  
 聖祖不遷之祖其毀廟之主皆稷契  
 昭二穆而中則  
 不先緣而毀廟  
 位命天

周隋史其太祖以上並同禘  
 之士伏以南北八代非無碩學臣僕宗廟  
 必請博驗於史冊其禮舍同又詳魏晉宋齊  
 齊隋故事及貞觀顯慶開元禮所述禘祫並  
 嚮既行之已久實群情所安自太祖處清廟第  
 一之室其神主雖百代不遷求歆烝嘗上配天地位  
 於太廟無不正矣若至禘祫之時斲居昭穆之列屈  
 已申孝以奉祖禩豈非伯禹烝烝敬鯀之道歟亦是  
 魏晉及周隋之太祖不敢以卑厭尊之義也議者或  
 欲遷三祖於興聖廟及請別築室至禘祫年饗之夫  
 禘祫也此乃分食殊乖禮意及欲藏於西夾室永不



及祀無異漢代瘞園尤為不可輒敢據正經考論舊  
史請奉獻懿二祖與太祖並從昭穆之位而虛東嚮  
司勳員外郎裴摠議曰禮之必立宗子者蓋為叔是  
族人東嚮之主亦由是也若祔於遠廟無乃中有一  
間等上不倫西位常虛則太祖未厭於昭穆異廟別  
祭則祫享何主乎合食未闕比於姜嫄則推祥祿而  
無事於禮夫親親故尊祖尊祖故敬宗敬宗故收族  
收族廟嚴宗廟嚴故重社稷由是言之太祖之  
上復  
之  
別祭之廟則宗廟無乃不嚴社稷  
乃下  
漢丞相韋玄成請瘞於園晉徵士虞喜請瘞

於魯高時享及一祧歲祫及壇墠終禘及郊  
宗一室是為郊宗之上復有石室之祖斯最近矣但  
時議所處石室未有準的喜請於夾室中愚以為  
至可據所以處之之道未安何者夾室謂居太祖  
下毀主非是安太祖之上藏主也未有卑處正位  
任傍居考理即心恐非允叶今若建石室於園寢  
神主以求安採漢晉之舊章依禘祫之一祭脩古  
禮之殘缺為國朝之典故庶乎春秋變之正禮動之  
者焉京兆府同官縣尉仲子陵議曰今儒者乃援  
十非齊聖不先父食之語欲令已祧獻祖權居東嚮



天太祖屈居昭穆此不通之甚也况在左氏不先  
食之言且以三僖公之逆祀儒者安知非以廟數  
之失時而禹不先鯀乎且漢之帝皆古之徵魏  
晉之祖皆近是太祖之上皆古之徵也  
為社以築宮或言太祖實卑而虛位唯東晉蔡  
謨憑左氏不先食以為說欲令征西東鄉均之數者  
此最不安且蔡謨此議非晉所行前有司不本謨改  
求之言取征西東鄉之一句為萬代法此不可甚也  
臣又思之未闕瘞園則臣子之心有所不安權居正  
位則太祖之尊無時而定則別築一事義差可安且

獻懿二祖遷祔於德明與聖廟此其大順也或  
者合也今二祖別廟是分食也何合之為臣以為

明興聖二廟每禘祫之年亦皆饗薦是以小食  
於二祖乎左司郎中陸淳奏曰臣竊尋七

噉老其意有四一曰藏諸夾室二曰置之別廟三

遷于園寢四曰祔于興聖藏諸夾室是無饗獻之

異乎周人藏於二祧之義禮不可行也置之別廟

於魏明之說禮經實無其文晉義熙九年雖立上

以後亦無行者遷于園寢是亂宗廟之儀既無所

殊乖禮意事不足徵也唯有祔于興聖之廟祫



威乃一祭之庶乎合於禮者之體而得終

功臣配享

殷周漢魏

殷盤庚云茲予大享于先王爾祖其從與享之周

夏官司勳手六卿地之法以等其功賞地賞一

卿馬等循功曰勳輔成王業功曰功遠郊之

家若民功曰勞國功曰功方定

曰力制功曰勞禹理

多凡功曰勞國功曰功方定

銘之生則書於王旌以識其人與其

曰茲予大享於先王爾大臣曰其貳

天府又副於漢制

其降在庭位與士庶為列魏高堂先典

祀之禮皆依主前尊卑之秩以為位次功臣配享於

先王象付讌讌禮大夫以上皆升堂以下則位

於與君同牢至於俎豆薦羞唯君備矣公

降於君卿大夫降於公士降於大夫使功臣配食於

烝祭所以尊崇其德明其勲以勸嗣臣也議者欲從

漢氏祭之於庭此為貶損非寵異之謂也貴者取貴

賤者取賤骨牲體前今使配食者因君年以

賤為俎庶合事宜周志曰勇則害上不祭於明堂

用謂之勇共用死言有勇而無義死不登堂而

長此即配食之義位在堂之明審也下為北面三



朝之立日則脫履升堂不在庭也凡獻

二十九之君禮大夫三獻太祝令

配食有可也一駙常侍任茂議按魏功

功之勳祭陳五祀之品或祀之於

代蓋社稷五祀所謂傳之於百代

德大功若勾龍之能平水土柱之能植百

社稷代不廢也昔湯既勝夏欲遷社不

稷以田一果德可代柱而勾龍莫廢也若四叙

五方則祀為貴傳之異代載之春秋

雖明如咎繇伊尹功如呂尚各以

不配食於周之清廟矣今之功臣論其勳績比咎繇

伊尹呂尚猶或未及凡云配食各配食於主也今主

遷廟臣宜從饗大司馬石苞等議魏氏代功臣宜歸

之陳留國使脩常祀允合事理梁武帝初何脩之議

曰禘於夏首物皆未成故為小祫於冬萬物皆成其

禮斯大近代禘祫並及功臣有乖古典請唯祫祭乃

及功臣從之大唐貞觀十六年有司言禮祫享功臣

配享於廟庭禘享則不配後令禘祫之日功臣並得

配請集禮官學士等議大常卿韋挺等議曰古者臣

有大功享祿其後子孫率禮潔粢豐盛禘祠烝嘗四

時不輟國家大祫又得配焉所以昭明其勳尊崇其

禮

禮



德以勸嗣臣也其禘及時享功臣皆不應享故周禮  
六功之官皆配大烝而已先儒皆以大烝為禘祭梁  
初誤禘功臣左丞何脩之駁議武帝允而依行降覽  
周齊俱遵此義竊以五年再殷合諸天道之大小小  
則人臣不與大則兼及有功禮禘無配功臣誠謂理  
不可易從之其儀具開元禮

杜氏通典卷第五十終

杜氏通典卷第五十一

禮十一吉十 歷代沿革十一

天子七祀諸侯附

宗室助祭議

庶子攝祭

庶子在他國不立廟議

兄弟不合繼位昭穆議

兄弟俱封各得立禰廟議

遭難未葬入廟議 亡失其親立廟議

天子七祀諸侯附 殷周大廟 後漢

殷制天子祭五祀戶一竈二中霤三門四行五祀歲

編凡祭五祀於廟門戶主出入竈主飲食中霤主堂  
路者諸侯大夫與天子同○周制王為羣姓立七祀



曰司命曰中雷曰國門曰國行曰泰厲曰戶曰竈此神居人之間司察小過作謹告者司命督察人主命厲主殺罰司命與厲其時不著是則春祀司命秋祀厲也或者合諸侯為國立五祀曰司命曰中雷曰國

門曰國行曰公厲大夫立三祀曰族厲曰門曰行嫡

上立二祀曰門曰行庶人立一祀或立雷竈或立戶

○漢立五祀白虎通云戶一祀春萬物觸戶而出亦為陽氣之生欲由之

即祭戶戶者竈二祀夏火主長養萬物即祭竈竈門人所出入者

三祀秋萬物成熟將內之從外而入所以閉藏井四祀冬水歸

藏而祭井井者中雷五祀六月土王而祭中雷歲一

編有司行事禮頗輕於社稷祭社稷天子諸侯以牛因

雷以鷄中雷以牛門以犬井以豕或後漢建武初

有五祀之祭門戶井竈中雷也有司掌之其祀能於

社稷矣人家祀山神門戶山即厲也鬼有○魏武王

始定天下興復舊祀而造祭五祀門戶井竈中雷也

○晉傅玄云帝之都城宜祭一門正宮亦祭一門正

室祭一戶井竈及中雷各擇其正者祭之以後諸祀

無聞唯司命配享于南郊壇○隋制其司命戶以春

竈以夏門以秋行以冬各於享廟日中雷則以季夏

祀黃帝日夏季土各命有司祭於廟西門道南牲以

少牢○大唐初廢七祀唯季夏祀祭中雷開元中制

禮祭七祀各因時享祭之於廟庭司命戶以春竈以

夏門厲以秋行以冬中雷以季夏其儀具開元禮說



曰天子諸侯必立五祀五祀者爲其有居處出入飲食之用祭之所以報德也歷代同或五或七周禮天子祭七諸侯祭五降殺之差也殷天子諸侯大夫皆五鄭注云殷禮者以祭法差降殊異故言之鄭又云祭竈祀老婦人古之始炊者也以此推之七祀皆應古之始造者焉馬融以七祀中之五門戶竈行中霤即勾芒等五官之神配食者勾芒食於木祝融食於火該食於金脩及玄冥食於水勾龍食於土故月令五時祭祀只是金木水火土五行之祭也許慎云月令孟夏祀竈王者所祭古之有功德於人非老婦也鄭云云爲祭五祀竈在廟門外之東祀竈禮設主於

竈陘祝融乃古火官之長猶宗稷爲堯司馬上公也今但就竈陘而祭之屈上公之神何其陋也又月令云其帝炎帝其神祝融文列在上與祀竈絕遠而推合之文義不次焉得爲義也又左傳云五官之神生爲上公死爲貴神若祭之竈陘豈得謂貴神乎特牲饋食禮云尸饗而祭饋饗以謝先炊者之功知竈神是祭老婦報先炊之義也臧文仲燔柴竈夫子譏之云盛於盆罇於瓶若是祝融之神豈可以盆瓶之器置於陘而祭之乎鄭冲云五祀雖出天地之間陰陽之氣實非四時五行陰陽之正者也月令春祀戶祭先脾秋祀門祭先肝此順氣所宜藏所值耳又司命



則司命星下食人間司諱過小神矣袁淮正論者以爲五行之官祭於門戶行竈中竈中竈神也火正祀竈而水正不祀井非其類也且社爲突於人家之屋棟間哉禮記王七祀諸侯五大夫三冬其祀行是記之誤也井不輕於竈行不唯冬白虎通云月令冬祀井是也秦靜云今月令謂行爲井是以時俗或廢行而祀井魏武興復舊祀而祭門戶井竈中竈凡五祀焉按漢諸儒戴聖聞人通漢等白虎通議五祀則有井之說蓋當時已行中間廢闕至魏武重脩舊典而祭高堂生月令仲冬祀四海井泉祭井是從小類不列五祀儒家誤以井於五祀宜除井而祀行傳玄曰七祀五祀月令皆云祀行而無井月令先儒有自作

井者旣祭竈而不祭井於事則有闕於情則有不類謂之井者近是也又按白虎通曰共工之子曰脩好遠遊舟車所至足跡所達靡美不窮覽故祀以爲祖神祖者祖也祖神卽行之義也

### 宗室助祭議

後魏孝明帝熙平二年侍中江陽王繼表言臣功總之內太祖道武皇帝之後於臣始是曾孫道武帝受命之主配天郊祀百代不遷而曾玄之孫承嘗之薦不獲拜於廟庭霜露之感闕陪奠於階席伏見孝文皇帝著令銓衡取曾祖之服以爲資蔭而况曾祖爲帝而不見錄請付外博議未爲定准小學博士王僧



竒等議按孝經曰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  
堂以配上帝然則太祖不遷者尊王業之初階二祧  
不毀者旌不朽之洪烈其旁枝遠胄豈得同四廟之  
親哉而四廟者在當代服屬之內可以與於子孫之  
位若廟毀服盡豈得同於此列乎請以四廟爲斷國  
子博士李琰之議按祭統曰有事於大廟羣昭羣穆  
咸在謂宜入廟之制率從親議之條祖祧之旁各盡  
其玄孫使得駭奔堂壇肅承禘祫則情理差通事無  
舛駁侍中任城王澄等奏臣等參議江陽之於今帝  
也計親則枝宗三易數代則廟應四遷吉凶尚不告  
聞拜薦寧容輒與高祖孝文皇帝聰明玄覽師古立  
政陪拜止於四廟哀恤斷自宸聰卽之人情真然符  
一推之禮典事在難違此所謂明王今古不革者也  
太常少卿元端議祭法云王立七廟曰考廟曰皇考  
廟曰顯考廟曰祖考廟遠廟爲祧有二祧而祖考以  
功重不遷二祧以盛德不毀迭遷之義其在四廟記  
云五廟之孫祖廟未毀雖爲有所援引然與朝儀不  
同如依其儀匪直太祖曾玄諸朝子孫悉應陪列旣  
無正據竊謂太廣靈太后令曰議親律注云非唯當  
代之屬籍歷謂先帝之五代此乃明親親之義篤骨  
肉之恩重卿衆議以遠及諸孫太廟多儀百僚助祭  
可得言狹也祖廟未毀曾玄不與壇堂之敬便是宗



人之昵及外於附庸王族之近更疎於羣辟先朝舊儀草創未定刊制律憲垂之不朽琰之援據甚允情理可依所請

### 庶子攝祭

周制曾子問宗子為士庶子為大夫其祭如之何孔子以上牲祭于宗子之家貴祿重宗也上祝曰孝子

某為介子某薦其常事介副也不言庶若宗子有罪

居于他國庶子為大夫其祭也祝曰孝子某使介子

某執其常事此為宗子攝大夫也攝主不厭祭不旅不撤不緩

祭不配若正也厭厭飲神也厭有陰有陽迎尸之前

敦設于西北隅是陽厭也此不者不陽厭也不旅酬也不殿主人也不綴祭今主人也今主

謂攝主者若正主人即得緩緩謂成毀神前饌者神有饗也不配者祝辭不言以某配某氏也緩許恙反

敦音布奠於賓賓奠而不舉布奠謂主人酬賓解奠

奠于薦南也此酬之始不歸肉肉俎也諸與祭其辭

于賓曰宗兄弟宗子在他國使某辭辭猶告也宿賓

為列則曰宗兄若宗弟昭穆異者曰宗子而已其曾

辭若云宗兄某在他國使某執其常事使其告也曾

子問宗子去在他國庶子無爵而居者可以祭乎孔子曰祭哉有子孫有不可請問其祭如之何孔子曰

向墓而為壇以時祭不祭於廟無爵者賤遠避正主若宗子死告於

墓而後祭於家言祭于家容無廟也宗子死稱名不言孝孝宗

稱不敢與之同也其辭身歿而已至子可以子游之

徒有庶子祭者以此以禮祭也若義也若順今之祭



者不首其義故誣於祭也音木也

庶子在他國不立廟議

晉劉氏問蔡謨曰非小宗及一家之嫡分張不在一

處得立廟不答曰禮宗子在他國而庶子在家則祭

先儒說曰有子孫在不可以乏先祖之祀也不之祀云者明宗子

在他國不得廟祭是苟在他國雖是宗子猶不得立

廟况非嫡長乎

兄弟不合繼位昭穆議大唐

晉武帝泰始四年詔荀崧紹高祖或封爵繼崧兄敬

侯崧父太尉顓以為宜依文帝景帝同為一穆崧顧

命子蕤垂範遵而奉焉○東晉元帝建武中尚書符

云武皇帝崩遷征西府君惠皇帝崩遷音都府君懷

帝入廟當遷潁川府君賀循議古者帝各異廟廟之

有室以象常居未有二帝共處之義也如惠懷一主

兄弟同位於禘祫之禮會於太祖自應同列異坐而

正昭穆至於常居之室不可無尊卑之分義不可躐

故也昔魯夏父弗忌躐僖公於閔上春秋謂之逆祀

僖公閔之庶兄閔公先立嘗為君臣故也左氏傳曰

子雖齊聖不先父食懷帝之在惠帝代居藩積年君

臣之分也正位東宮父子之義也雖同歸昭穆尊卑

之分與閔僖不異共室褻躐非殊尊卑之禮以古義

論之愚謂未必如有司所列惠帝之崩當已遷章郡



府君又以懷帝入廟當遷潁川府君此是兩帝兄弟各遷一祖也又主之迭毀以代為正下代既升則上代稍遷代序之義也若兄弟相代則共是一代昭穆位同不得兼毀二廟禮之常例也又殷之盤庚不序陽甲之廟而上繼先君以弟不繼兄故也既非所繼則廟應別立由此言之是惠帝應別立上祖宜兼遷也故漢之光武不入成帝之廟而上繼元帝義取於此今惠懷二帝不得不上居太廟潁川未遷見位餘八非祀之常不得於七室之外假立一神位庚時之謂爾時感帝常在關中元帝為晉王立廟猶以愍帝為上至潁川為六代懷景二帝雖非昭穆之正數而廟不合毀八也循又議曰殷人六廟比有兄弟四人襲

為君者便當下毀四廟乎如此四代之親盡無復祖禰之神矣又按殷紀成湯以下至於帝乙父子兄弟相繼為君合十二代而正代唯六易乾鑿度曰殷帝乙六代王也以此言之明不數兄弟為正代大唐開元四年太常卿姜皎及禮官太常博士陳貞節蘇獻等上七廟昭穆議曰禮天子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為七而太祖常存聖入之大典也若禮名不正則奠獻無序矣謹按中宗孝和皇帝在廟七室已滿今太上皇是中宗之弟以六月并黜甫及仲冬禮當遷祔但兄弟入廟古則有焉遞遷之禮昭穆須正謹按晉太常賀循議兄弟不相為後也故殷之盤庚不序於



陽甲而上繼於先君漢之光武不嗣於孝成而上承於元帝又曰晉惠帝無後懷帝承統懷帝自繼於代祖而不繼於惠帝其惠帝當陽甲孝成別出爲廟又曰若兄弟相代則共是一代昭穆位同不可兼毀二廟此蓋禮之常例荀卿子曰有天下者祀七世謂從禰以上尊者統廟故恩及遠祖若旁容兄弟上毀祖考此則天子有不得全事七代之義也孝和皇帝有中興之功而無後嗣請同殷之陽甲漢之成帝出爲別廟時祭不虧大禘之辰合食太祖奉睿宗神主升祔太廟上繼高宗昭穆則永禎獻祿長序禮儀萬代之典敢不颺言從之改造中宗廟於太廟之西時河南人孫平子上封事曰臣竊見今年正月太廟毀此乃躋聖賢之所致也臣按左傳曰君薨卒哭而祔祔而作主特祀于三烝嘗禘於廟今日有違於此也昔魯文公二年宗伯弗忌躋僖公于閔公上後致世室屋廩春秋異而書之今日有同彼也君子以弗忌爲失禮又按五行書志僖公雖閔公之兄嘗爲閔公臣臣在君上是爲失禮遂令太室壞且兄臣於弟猶不可躋之弟上弟臣於兄可躋弟於兄上耶昔莊公三十二年薨閔公二年吉禘自薨至禘尚有二年春秋猶非其失禮况夏肅冬禘不亦太速乎諸議云太廟中央曰太室尊高象也魯自陵夷將墜周公之祀以



此斷之即太廟毀亦今日欲將陵夷之象墜先帝之祀也斯亦上天祐我唐國乃降此災以陛下去年禘孝和於別室吉祭於太廟未祭孝和先祭太上皇此乃與僖閔事同先臣後君也昔兄躋弟上今弟先兄祭過有甚於古也昔臣登君上今亦如之事豈不同耶昔太室壞今聖朝太廟毀變豈不同耶若以兄弟同昭則不令出致別廟若以臣子一例則孝和合進為昭昔武氏篡國十有餘年孝和挺劍龍飛再興唐祚此則有大功於天下也今禘於別室是廢先聖之訓棄中興之功君下臣上輕長重幼昔晉太康五年宣廟地陷梁折八年正月太廟殿階改作殿築階下

及泉更營新廟遠致名材雜以銅柱自八年九月造至十年四月乃成十一月又梁折毀壞以此言之天降災譴非枯朽也晉不知過天下分崩王室大亂特望天恩少垂詳察遠召宰相謀議移孝和入廟何必苦違禮典以同魯晉哉詔下禮官議蘇獻固執前議平子曰辨所稱咸有經據蘇頌為宰相獻即頌從祖兄平子竟被貶為康州都城尉至任尋卒

晉中山王陸士言乞依六蓼之祀臯陶祀鄩之祀相立廟按睦譙王之弟兄俱封今求各立禰廟下太常議博士祭酒劉喜等議王制諸侯五廟是則立始祖



謂嫡統承重一人得立祖禰之廟群弟雖並爲諸侯始封之君未得立廟也唯今正統當立祖廟中山不得並也後代中乃得爲睦立廟爲後代子孫之始耳司徒荀顛議以爲宜各得立廟時詔從顛議又詔曰禮諸侯二昭二穆與太祖之廟而五太祖卽始封君也其廟不毀前詔以譙王中山王父非諸侯尊同禮不相厭故欲令各得祭以申私恩也然考之典制事不經通若安平王諸子並封皆得立廟祭禰親盡數終其廟當毀無故下食支庶之國猥更隨昭穆而廢非尊祖敬宗之義也其如前奏施行虞喜曰譙與中山俱始封之君父非諸侯尊同敵體無所爲厭並立

禰廟恩情兩伸苟議是也詔書所喻恐非禮意今上祭四代自以諸侯位尊得申其恩祭及四代不論毀且不毀爲始封之君則譙王雖承父統禰廟亦在應毀之例不得長立也又安平獻王自爲始封諸子雖別封而同爲諸侯諸侯尊同故不復各立此則公子爲諸侯不得立禰廟也而譙王父非諸侯使與諸侯同列不得並祭或難曰禮庶子不祭禰明其宗也若俱得祭父則並統二嫡非明其宗也答曰若宗子與庶子位俱爲士禰已有廟無爲重設與公子爲諸侯不立禰廟同也若尊卑不同則已恩得施並祭無嫌也禮大夫三廟太祖百代不遷者也使大夫之後有



庶統爲諸侯者當上祭四代四代之前不得復祭若  
當奪宗則大夫太祖爲廢其祀以此推之明得兼祭  
一者恩得伸隨代而毀一者繼太祖百代不替也徐  
禪非苟是虞曰愚等謂尊祖敬宗禮之所同若列國  
秩同則祭歸嫡子所以明宗也嫡輕庶重禮有兼享  
所以致孝也今譙王爲長旣享用重祿中山之祀無  
以加焉二國兩祭禮無所取詔書禁之是也詔稱安  
平獻王諸子並封不可各令立廟是苟暢之義美矣  
然虞謂中山父非諸侯而祭更闕疑如禮意也虞徵  
士啓衛將軍虞喜以嫡爲大夫庶爲諸侯諸侯禮重  
應各立廟禪爲允矣古曰尊同體敵恩情兩伸諸兄

弟俱始爲諸侯命數無降今士庶始封之君尚得七  
祭四代不拘於嫡以貴其之况已尊同五等更嫌不  
得其均用豐禮並祭四代所以寵之理非替宗此蓋  
先王以孝理天下肅恭明祀之達義也昔周公有王  
功魯立文王之廟鄭有平王東遷之勲特令祖厲是  
爲榮之非計享之祭在於周室魯鄭豈得過之哉宗  
庾蔚之謂大夫士尊不相絕故必宗嫡而立宗承別  
子之嫡謂之宗子收族合食糾正一宗者也故特加  
齊縗三月之服至四小宗則服無所加唯昆弟之爲  
人後姊妹雖出一降而已曾子問宗子爲士庶子爲  
大夫以上牲祭於宗子之家鄭云貴祿重宗也上牲大夫



少年小記庶子不祭禰者謂其宗也明尊宗不至諸  
侯尊絕大夫不得以太牢祭卿大夫之家是以經無  
諸侯為宗服文則知諸侯奪宗各自祭不復就宗祭  
也又諸侯別子封為國君亦得各祭四代何以知其  
然諸侯既不就祭人子不可終身不得享其祖考居  
然別祭四代或疑神不兩享魯鄭祭文祖厲足塞  
矣余以弟祿卑於兄不得兩祭虞以為可兩祭由於  
父非諸侯又未善也

遭難未葬入廟議

晉懷帝蒙塵崩於平陽梓宮未及京師元帝立廟之  
時欲遷入廟喪已過三年太常賀循議云懷帝梓宮



杜氏通典卷第五十二

禮十二 結十一

喪廢祭議

旁親喪不廢祭議

總不祭議

奪宗議

殤及無後廟祭議

祭殤

未立廟祭議

公除祭議

上陵拜掃及諸節上食附

喪廢祭議晉

宋 齊 大唐

晉武帝咸寧五年十一月弘訓羊太后崩宗廟廢一

時之祀天地明堂去樂且不上祚孝武帝太玄十一

年九月皇女亡應烝祀中書侍郎范甯奏按禮喪服



傳有死宮中者三月不舉祭不別長幼之與貴賤也

皇女雖曰嬰孩臣竊以為疑於是使三公行事賀儀

云禮在喪者不祭祭吉事故也其議不但施於生人亦祖禰之情同其哀感故云於死者無服則祭也今人若有服祭祀如故

○宋文帝元嘉七年四月有司

奏禮云有死於宮中者三月不舉祭今祔祀既戒而

掖庭有故下太常詳正領祠部郎謝元議以為遵依

禮傳使有司行事於義為安從之○齊高帝建元四

年武帝在諒闇尚書令王儉奏曰權典既行喪禮斯

奪事與漢代源由甚遠殷宗諒闇非有服之稱周王

既即古惟宴樂為譏春秋之義嗣君踰年則會聘左

氏云凡君即位卿出並聘踐修舊好謀事補闕禮之

大者自斯而談朝聘丞嘗之典卒哭而備行婚禮蒐

樂之事三載而後舉通塞興廢各有由然按禮稱武

王崩明年六月既葬周公冠成王而朝于祖以見諸

侯又曾子問孔子曰天子崩國君薨則祝取羣廟之

主而藏諸祖廟禮也卒哭成事而後主各反其廟左

氏傳凡君卒哭而祔祔而後特祀於主丞嘗禘於廟

先儒云特祀於主者特以喪禮奉新亡者主於寢不

同於吉丞嘗禘於廟者卒哭成事羣廟之主各反其

廟則四時之祭皆即吉也三年喪畢吉禘於廟躋羣主而定新主

也皆著在經誥晉宋因循同規前典卒哭公除新奉

丞嘗率禮無違因心允協爰至宋明帝時禮官立議

不宜親奉乃引三年之制自天子達庶人曾不知本



在至情既葬釋除事以權奪越紼之旨乃事施未葬卒哭之後何紼可越晉武在喪每欲伸寧威之懷不全依諒闇之典至於四時烝嘗蓋以哀疚未堪非便頓改舊式江左通儒守而弗革又宜卽心而言公卿大事則負袞親臨三元告始則會朝萬國豈曰能安國家故也宗廟烝嘗孝敬所先寧容吉事備行斯典獨廢就令必宜廢祭則應三年六闕乃復同之他故有司攝禮進退二三彌乖喪典謂宜依禮親奉從之○梁武帝天監四年安成國稱欲遷立所生吳太妃神主國王既有妃喪欲使臣下代祭明山賓議以爲宜待王妃服除親奉盛禮○大唐元陵之制未殯遇

夏至祭皇地祇禮官議停祭時監察御史張朔牒禮儀使伏准遺詔皇帝已聽政合告郊廟所司祭地祇無文合廢又按曾子問天子崩未殯五祀之祭不行既殯而祭所言五祀不行即明天地之祭不合廢又王制喪三年不祭唯祭天地社稷爲越紼而行事注云不敢以卑廢尊又按春秋社預注天主崩未葬而郊者不以爲王事廢天事也今禮儀使牒引祠今諸饗廟官有總麻以上喪不得克饗官此蓋指私喪不足爲今日之證請更參詳報禮儀使報來牒稱天子崩五祀之祀不行既殯而祭所言五祀不行即明天地之祭不合廢者謹按曾子問天子崩五祀之祭不



行既葬而祭鄭玄注郊社亦然然則五祀之與郊社之祭同也則來牒所言五祀不行則明天地之祭不合廢與鄭玄所云郊社亦然之義乖也又按曾子問上文曰天子嘗禘郊社五祀之祭簠簋既陳天子崩后之喪如之何孔子曰廢下文云天子崩未殯五祀之祭不行既殯而祭孔穎達云以初崩哀戚未遑祭祀雖當五祀祭時不得行也既殯哀情殺而後祭也又云自啓至於反哭五祀之祭不行已葬而祭此言無事時則祭有事時則廢未殯以前是有事既殯已後未啓已前爲無事故王制云越紼而行事紼者屬於龍輶之轅素也天子擯塗龍輶謂殯時所設也今

百官成服准祀令諸祀齋之日平明赴祠所又開元禮云祀前七日受誓戒散齋四日致齋三日散齋之內不得弔死問病致齋之內唯祀事則行其餘悉斷苟或違此則非爲祭所以崇嚴潔也今若斂髮赴廟則嚴潔之道於是乎廢也成服而行則祀典之文可得而踰也且哀戚之殺大斂孰與夫自啓凶穢之甚總麻孰與夫斬縗未殯之時非謂無事扱衽之祭可謂不遑况皇帝即位未告太廟哀戚在疚未許聽政如何告太祖以配此郊乎參詳古今實難議祭也

旁親喪不廢祭議

東晉穆帝太和六年五月九日安平王薨博士孫欽



議禮有死於宮中闕一時之祀又按魏高堂隆議平原公主薨二月春祠不宜闕祭臣聞伯叔父同產昆弟庶子庶孫及次妃以下天子諸侯則降而不服於四時之祭無闕廢禮也漢文帝前代盛德之君也猶不忍以三年之喪妨廢孝享割捐年月早葬速除追思祖考念在烝嘗所以重宗廟也且宮中有死者三月不舉祭傳祭於總麻三月之章天子諸侯周大功皆降而不服何總麻之有乎誠亦儒者之迷誤也

總不祭議

晉荊州刺史殷仲堪問禮文如是此指釋有總麻服而猶得祭者也當不普言新喪之親於所祭者耶別

駕更敷功曹滕惓主簿劉恬荅尋禮文當是指明有總麻可以祭耳不以新喪之親於所祭者有服為疑今世中傳重者而有從祖小功之服服既除恐不得以二祖服近而不祭也○宋庾蔚之謂殷庾釋文句甚允但未統立言大意記所明重其已與神交而不終外喪尸殯不在此可得少申其事故大夫之祭鼎俎既陳邊豆既設內喪小功總麻外喪齊練以下行時為已與神交故隨輕重各有所行又云士之所以異總不祭者加大夫有小功總麻皆廢故鄭云然則士不得成禮者十一也又云所於死者無服則祭者言所異於未與神交時有此則外內之喪通廢士卑



故也言有始末義統有本尋禮者多斷取義不便已  
與神交之異故申之云

奪宗議

晉元帝建武初孫文上事宣帝之子不應祭章郡京  
兆二府君僕射才協云諸侯奪宗聖庶奪嫡豈况天  
子乎自皇祚以來五十餘年宗廟已序而又攻乎異  
端宜加議罪按漢梅福云諸侯奪宗此謂父爲士庶  
子封爲諸侯則庶子奪宗嫡主祭祀也在諸侯尚有  
奪義豈况天子乎所言聖庶者謂如武王庶子有聖  
德奪代伯邑考之宗嫡也

殤及無後廟祭議

宋孝武皇帝孝建元年有司奏東平冲王年幼無後  
唯殤服五月雖臣不殤君應有主祭而國是追贈又  
無其臣未詳致靈立廟爲當他祔太學博士徐宏議  
王旣無後追贈無臣殤服旣竟靈使合毀記曰殤與  
無後者從祖祔食又曰士大夫不得祔於諸侯祔諸  
祖之爲士大夫者按冲王則宜祔諸祖之爲王者應  
祔長沙景王廟詔可大明六年有司奏故晉陵孝王  
子云未有嗣安廟後三日國臣從權制除釋晦朔周  
忌應還臨哭與不又祭之日誰與主太常丞庾蔚之  
議靈筵存諸臣宜還臨哭變服使卜鄉主祭王旣未  
有後又無三年服者周親服除而國尚存便宜立廟



為國之始祖除服之日神主暫祔食祖廟還居新廟  
之室未有嗣之前四時饗焉常使上卿主之詔可七  
年十一月有司奏晉陵國刺孝王廟依廬陵等國例  
一歲五祭二國以王有衡陽王服今年內不祠尋國  
未有嗣王三卿主祭應同無服者之例與不左丞徐  
爰議嗣王未立將來承胤未知踈近豈宜空計服屬  
以虧祭敬詔可八年有司奏故齊敬王子羽未立後  
未設便應作主立廟為復有後之日未立廟者為於  
何處祭祀爰議以為國無後於制服除罷始封之君  
實存繼嗣皇子追贈為始祖臣不殤君著在前隹豈  
容虛闕承寧以俟有後謂宜立廟作主三卿主祭依

舊

祭殤

周制曾子問祭殤必厭蓋弗成也為厭而巳不成其

祭成喪而無屍是殤之也與不成孔子曰有陰厭

有陽厭言祭殤之禮有於陰厭曾子問曰殤不備祭

何謂陰厭陽厭言殤乃不成人祭之不備禮也而云

為殤而死庶子弗為後也族人以其倫代之明不序

就其祖而已代之者王其禮也按此殤未成人無立

後之道故取於族人之中兄弟之倫而主其祭其祭

之就所祭者之其吉祭持牲則特豚自卒哭成事之

祭也祭殤不舉無所俎無玄酒不告利成此其無



降也其他如成人舉物者抗  
俎利成禮之於尸也斯音祈是謂陰厭是宗子而殤  
禮也小宗為殤之九殤與無後者祭於宗子之家當室  
其祭禮亦如之  
之白罇于東房是為陽厭凡殤謂庶子之嫡也或昆  
者如有昆弟又諸父此則今死者皆宗之大功之內  
顯其禰祖者也言然於宗子之家者為有異居之道  
也無廟者為殤祭之親者供其牲物宗子皆主其禮  
當室之白罇於東房異於宗子之為殤也當室之白  
謂西北隅得尸明者也明者曰白陽元祖廟在小宗  
之家小宗祭之亦然宗子之嫡亦為此殤此以牲則  
不祭  
祭法王下祭殤五嫡子嫡孫嫡曾孫玄孫來孫  
也  
諸侯下祭三大夫下祭二嫡士及庶人祭子而止祭  
殤者重嫡也祭嫡殤於廟之奧謂之陰厭王子公子  
祭其嫡殤於其黨之廟大夫以下祭其殤於宗子之  
家皆當室之白罇謂之陽厭凡庶殤不祭也蜀譙周云  
庶子之為殤者附祠於祖廟庶子其牲物而宗子  
主其禮士庶人之疾子雖成子而無後亦附祠於祖  
其祖之如祭殤殤及無後者附祠於祖廟皆異日別

祭於其處耳天子諸侯之庶子無子不晉范甯祭殤  
得附祠於其廟當從其庶祖昭昭昭同也  
議云祭法王祭嫡殤下及五代慈懷太子殤太子哀  
太孫冲太孫自是先帝嫡殤歷代彌久而廟祀之禮  
于今未廢謂非禮典之意宜從理主之例

### 未立廟議

晉安昌公荀氏祠制云荀氏進封大國今祭六代暫  
以聽事為祭室須立廟如制倫物殷仲堪問庾叡綱  
紀有承重之身身服已除其應祭吾尚有服當得於  
聽事上祭不按殷宗有五等封庾叡等答曰宜在別室又問  
云依禮祭皆于宗子之家支子無往助祭耳又如吾  
家五等封乃應有廟今既無廟而共家當以聽事為



丞嘗之所今一朝忽移別室意殊不安劉功曹答云昔魯襄公尚於兄弟之廟假鍾磬以成禮今於廳事當無嫌也

公除祭議 東晉 朱

東晉成帝咸和七年虞潭上表云今之諸侯服其親皆與士同無復降殺太宗之家喪服累仍若皆不祭是先人之享嘗求為有廢或難曰亡獨非孝子也皆曰士賤不得伸其意也臣謂三月之後禮情漸殺若非父母之喪尚通內外服踰月既葬可祭宗廟博士通議宜如潭所上會者軍事未及施行咸康三年十月二十七日虞潭有嗣子喪既葬依令文行喪三十日至十二月十日公除

其日措祭宗廟

潭自為論曰余身受公除歲終大措至敬燕典如當遂闕心所不安故諮

之有議難曰禮素躬肅不入廟門不以干神明之位總喪雖輕脫服而祭况嗣子當承祚者乎答曰高宗三年諒闇今則不爾帝王既非縞素射親宗廟之獻不以喪遂闕者蓋國之大事在祀與戎也且吉祭廷有金石錙鏘之和今去凶制而奉蒸嘗干戚戰而不振慎終之情不遠迥時之義亦通也徐藻議

云古無公除吉凶之服不可相干故總不祭耳今既

公除吉服而行則可吉祭今既吉服無事不可而大

事反可闕耶若以心喪為疑者則出母子為父後得

以含悲而祭矣又禮有死宮中三月不舉祭齊練之

禮三月不從政意者雖速公除猶宜待滿三月又問

同宮之喪而未葬雖公除可以祭不答曰公除不祭

本與於外喪耳若同宮之喪雖未葬此不可也○宋



庾尉之謂公除是公家除其喪服以從公家之吉事  
若公家無齋禁則其受吊臨靈及私常著喪服豈得  
輒釋凶服以執吉祭乎徐藻乃云外喪公除雖停殯  
可吉祭恐此非祖禰之所享也兄弟別居便為外喪  
未葬公除而可以烝嘗未之間也

公何吉上陵  
拜掃及諸節上食  
後漢今魏  
後魏  
晉  
東晉

云古無公何  
宋  
後魏  
晉  
東晉

三代以前無墓祭至秦始皇起寢殿於墓側○漢因秦  
山陵皆有園寢故稱寢殿起居衣服象生人之具占  
寢之意也○後漢都維陽以關西諸陵久遠但四時  
特牲祀每帝西幸即親謁其維陽陵每正月上丁祀

郊廟畢以次上陵百官四姓親家婦女公主諸大夫

袁宏漢紀曰明帝永平九年為外戚樊氏郭氏陰氏  
馬氏諸子弟立學號曰四姓小侯獨斷曰凡與先后

有瓜葛者外國朝者侍子郡國計吏會陵晝漏上水大鴻

爐設九賓隨立寢殿前  
薛琮曰九賓謂王侯公卿二

侍子凡鍾鳴謁者贊禮引客羣臣就位如儀乘輿自

九等也

東廂下太常道出西向拜止旋升階拜神座退後公

卿羣臣謁神座太官上食太常樂奏食舉舞文始五

行之舞文始舞者本舜韶舞也高祖更名文始以示

不相襲五行舞者本周舞也秦始皇更名五

舞也樂闋羣臣受賜食畢郡國上計吏以次前當神  
軒告其郡穀價人所疾苦欲神知其動靜孝子事親  
盡敬愛之心也



見其儀儀然謂同座者曰聞古不墓祭朝廷有上陵禮始為可損今見其儀察其本意乃知孝明至孝惻隱不可易舊或曰本意云何昔在長安時其禮不可盡得聞也光武即世始葬于此明帝嗣位踰年羣臣朝士感先帝不復聞見此禮乃帥公卿百僚就園陵而翔焉尚書階西祭設神座天子帥公卿百僚之意也以帝聖孝之心親服三年又在園陵初與此儀仰察几筵下顧羣臣悲切之心必不可堪邕見太傅胡廣曰國家禮有煩而不省者昔不知先帝用心周密之至於此也廣曰然于當載之以示學者邕退而託焉

最後親陵遣計吏賜之帶佩八月飲酎上陵禮亦如也下乎漢儀曰酎金律文帝所加以正月朝作酒八月成名酎酒因令諸侯助祭黃金漢律金布令諸侯列侯各以人口數率千口奉金四兩奇不滿千口至五百以下四皆會酎少府受又九真交趾日南者用犀角二長九尺以上若玳瑁甲一爵林用象牙長三尺以上裴翠各三十准以當金舊儀曰皇帝於惟八月耐皇帝墓視牲以鑑燧取水於日為明水火左袒以水沃牛右肩手執鑿刀以切牛尾之中毛即更衣侍至靈帝皆以弦晦二十四氣伏社臘

及四時祀祠廟日上飯太宮人隨鼓漏理被枕盥水陳巖具○魏文帝詔曰先帝躬履節儉遺詔省約子以述父為孝臣以繼事為忠古不墓祭皆設於朝先帝高平陵上殿皆毀壞車馬還廐衣服藏府以從先帝儉德之志遂革上陵之禮及齊王在位九載始一謁高平陵○晉宣王遺令子弟群官皆不得謁陵景文遵旨武帝猶再謁崇陽陵景帝一謁峻平陵文帝然遂不敢謁高原陵宣帝至惠帝復止也○東晉元帝崩後諸公始有謁陵辭陵之事蓋由眷同友執率情而舉也成帝時中宮亦年年拜陵議者以為非禮遂止穆帝時褚太后臨朝又拜陵帝時幼也孝武崩



驃騎將軍會稽王道子曰今雖制釋服至於朔日月  
半諸節自應展情陵所以一周爲斷於是至陵變服  
單衣煩瀆無准非禮也及安帝元興元年左僕射桓  
謙奏百僚拜陵起於中興非晉舊典積習至常遂爲  
近法尋武帝詔乃不使人主諸王拜陵及義熙初又  
復江左之舊○宋文帝每歲正月謁初寧陵武帝孝  
武明帝亦每歲拜初寧長寧陵文帝○後魏太和十  
六年九月辛未孝文帝哭於文明太后陵左終日不  
絕聲素幕越音席爲次侍臣侍哭壬申孝文又哭如  
昨帝二日不御食癸酉朝中文三特哭拜於陵前夜  
宿鑿玄殿是夜次甲戌帝拜哭辭陵還求樂宮○大

唐貞觀十三年太宗朝于獻陵先是日伯設黃麾仗  
周衛夜寢至日質明七廟子孫及諸侯日僚蕃夷君  
長皆時列于司馬門內太宗至小次降輿納履哭入  
闕門四面再拜慟絕不能興禮畢改服入于寢躬親  
執饌閱視高祖先后服御之物悲慟左右侍御者莫  
不慟欷禮畢太宗出自寢宮步過司馬門泥行二百  
餘步上入寢哭踊絕于地進至東階西面再拜號慟  
久之乃進太牢之饌加珍羞具品引太尉無忌司空  
勣越王貞趙王福曹王明及左屯衛將軍程知節並  
入執爵進俎上至神座前拜哭奠饌閱先帝先后衣  
服拜辭訖行哭出寢北門乃御小輦還宮高宗永徽



三年有司言謹按獻陵三年之後每朔及月半上食其冬夏至伏臘清明社等節日亦上食其昭陵請依獻陵故事上從之六年正月謁于昭陵有司先設儀衛於陵寢質明七廟子孫二王後百寮州鎮蕃牧四夷君長並陪列于位皇帝降輦入次易服出次行哭就位再拜擗踊慟絕禮畢又改服奉謁寢宮其妃嬪公主先於神座左右侍列如平生帝入寢門即哭瞻視帳座踊絕于地進至東階西向再拜號哭乃進牢饌珍羞引三公諸王並入執爵進俎帝至神座前再拜哭自奠饌閱先帝先后衣服更增感絕拜辭訖行哭出寢北門景龍二年是時每日奠祭太常博士彭

景直上疏曰謹按

禮正文無諸陵日祭

祭

禮論譙周祭志云工

之廟始祖及高祖祖考

月朔加薦新以象

生朔食也謂之月祭一

時祭無日祭此譙周所著與古禮義合本無日

文今諸陵月祭有朔日月半并諸節日料則古禮殷

事之義矣諸節日猶薦新之義矣故鄭玄注禮記云

殷事朔日月半薦新之奠也又注儀禮云月朔月半

猶平常之朝夕也大祥之後即四時焉此則古者祭

皆在廟近代以來始分月朔月半及諸節日祭於陵

寢至後漢陵寢致祭無明文以言自魏三祖以下不

於陵寢致祭並附於古禮至於江左亦不崇園寢及



齊梁陳其祭無聞今參詳以爲三禮者不刊之書懸諸日月外傳所記不與經合不可依憑其諸陵請准禮停日祭帝曰禮因人情事有沿革陵寢如昨祗薦是常乍覽此奏但增哀慕乾陵宜依舊朝脯進奠昭獻二陵每日一進以爲恒式舊制每年四季之月常遣使往諸陵起居是日大常博士唐紹上疏曰自安宅兆禮不祭墓當爲送形而往山陵爲幽靜之宮迎精而返宗廟爲享薦之室但以仲月命使巡陵鹵簿衣冠禮容必備自天授以後時有起居因循至今乃爲常事起者以起動爲稱居者以居止爲名參候動止何如義非陵寢之法生事以禮必勤於定省死葬以禮闕於安厝豈可以事君之道行送往之禮敢辭命使勞繁但恐不安靈域又降誕之日穿針之辰皆以續命爲名時人多有進奉令旨聖靈日遠仙駕難攀進止起居恐乖先典請停四季及降誕并節日起居陵使但准式二時巡陵庶義合禮經陵寢安謐不從開元二十年四月制曰寒食上墓禮經無文近代相傳浸以成俗士庶有不合廟享何以用展孝思宜許上墓同拜掃禮於塋南門外奠祭饌訖泣辭食餘饌任於他處不得作樂仍編入五禮求爲恒式二十三年四月勅獻昭乾定橋恭六陵朔望上食歲冬至寒食日各設一祭如節祭共朔望日相逢依節祭料



橋陵除此日外仍每日進半口羊食天寶二年七月  
 勅朕承丕業肅恭祀事至於諸節常脩薦享且詩著  
 授衣令存休澣在於臣子猶及恩私恭事園陵未標  
 令式自今以後每至九月一日薦衣于陵寢貽  
 載庶展孝思且仲夏端午事無典實傳之淺俗  
 移風况乎以孝道人因親設教變游衣於漢紀  
 服於禮文宜宣示庶寮令知朕意初顯慶五年  
 每年二時太常少卿分行二陵事重人輕又不  
 簿威儀有闕乃詔三公行事太常卿少卿為副  
 造鹵簿事畢則納  
 於本司仍著于令

杜氏通典卷第五十二終

杜氏通典卷第五十二

禮十二古十二  
 沿華十二

大學小學序  
 序附

祀先代帝王名臣  
 附

孔子祠先儒及  
 太公附

大學小學序  
 序附

諸侯立學 釋奠

老君祠先賢  
 附

太公廟大書

大學小學序  
 序附

有虞氏大學為上庠小學為下庠大學篇曰古之欲  
 明其德於天下者

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欲齊其家者先脩  
 其身欲脩其身者先正其身尊師敬長而大學之道  
 著焉學記曰君子如欲化民成俗其必由學乎玉不  
 琢不成器人不學不知道是故古之王者建國若民  
 教學為先魏文侯命經傳曰大學中庸學也庠言養  
 也所以養雋德也舜命夔曰汝典樂以教胄子胄子

後漢 魏晉 東晉 宋 周 漢  
 後魏 隋 大書 齊



國子也○夏后氏大學為東序小學為西序次序先王之道而學  
 之○殷制大學為右學小學為左學文曰瞽宗王制  
 學在公宮南之左大學在郊鄭玄云學所以學士之  
 官也尚書傳曰百里之國二十里之郊七十里之國  
 九里之郊五十里之國三里之郊宗尊也瞽宗周制  
 無目之名以喻童蒙又云瞽蒙之所宗也○周制  
 大學為東膠小學為虞庠膠之言糾也所以糾收學  
 郊之虞庠也制以又云天子曰辟雍辟明也雍和也  
 小學虞庠之制又云天子曰辟雍明和為名化道天  
 下之入使之成士或又云辟雍者圓壁也雍之德而  
 圓象天於陽德之施行取流無極使學者進德而不  
 已亦所以明和政教之意崔靈恩云學制有二一云  
 制與明堂同體五室四堂在一基之上四方堂則以  
 其方名學中央堂謂之大學二云凡立學之法有四  
 郊及國中在東郊曰東學並方各之在國中謂之大  
 學故鄭注祭義曰王太子王子羣后之太子卿大夫  
 周有四郊之虞庠王太子王子羣后之太子卿大夫  
 元士之適子國之後選皆造焉王于王之厥子也樂

正崇四術立四教樂正樂官之長掌國子之教列者教  
 之於小學長者教之於小學尚書傳

曰年十五始入小學春秋教以禮樂冬夏教以詩書

春夏陽也詩樂者聲聲亦陽也師氏掌以媿詔王

秋冬陰也書禮者事事亦陰也師氏掌以媿詔王

曰媿媿道也告王以善道師者以三德教國子一曰

教人以事而論諸德也媿音美至德以為道本

至德以為道本馬融曰德行為內外之稱在心為德施

之謂性率性之謂道失中庸則無以至道故曰以為

道本鄭玄曰至德中和之德覆幬持載含容者也

二曰敏德以為行本敏德仁義三曰孝德以知逆惡

馬融曰教以孝德使知逆惡之不可為也教三行一

曰孝行以親父母善事父母之二曰友行以尊賢良



春夏學于戈秋冬學羽籥皆於東序于盾也戈勺示

象武也用動作之時學之羽籥籥舞象文用春誦夏

絃太師詔之瞽宗秋學禮執禮者詔之冬讀書典書

者詔之禮在瞽宗書在上庠周立三代之學學書於

所興也學舞於夏后氏之學文武備也學禮樂於殷

之學功成治定典已周也誦謂歌舞也絃謂以絲播

詩陽用事則學之以聲陰大學之禮雖詔於天子無

北面所以尊師也尊師重道焉不使處臣位也武王

昔黃帝顓頊之道存乎意亦端不可見與師尚父曰

在冊書王欲聞之則齋之王齋三日端冕師尚父亦

端冕奉書而入負屏而立王下堂南面而立師尚父

尚父西面道書之言大戴禮保傳篇曰帝入東學尚

親而貴仁親疎有等而不相及也入西學尚賢而貴

德聖智在位而功不遺也入南學尚齒而貴信長

有差而人不誣也入北學尚貴而尊爵貴賤有等

下不論也入大學承師而問大學之教也時教必有

近退習兩端則德智理矣正業業必先古之教者家有塾黨有庠術有序國有

學術當為途古者仕焉而已者歸教於閭里朝夕坐

於門則之堂謂之塾周禮五百家為黨萬二千五

百家為遂黨屬於比年入學中年考校中間也問歲

鄉遂在遠郊之外比年入學中年考校中間也問歲

德行三歲大一年視離經辨志三年視敬業樂羣五

比乃考焉年視博習親師七年視論學取友謂之小成九年知



耆老以致孝恤孤獨以逮不足賢以崇德簡不肖

以絀惡司徒地官鄉命鄉簡不帥教者以告于王王

命三公九卿大夫元士皆入學不變王親視學亦謂

禮以化之也不變王又親臨視重棄賢者之子孫也此習禮皆於大學也不變命國之右

鄉簡不帥教者移之左命國之左鄉簡不帥教者移

之右如初禮中年考校而又不變轉徙其不變移之

郊郊鄉界之外不變移之遂遂郊外也大夫不變屏

之遠方終身不齒遠方九州之外也昔秦始皇漢

高帝以叔孫通為奉常諸弟子共定禮儀者咸為選

首其後亦未違庠序之事至孝文時頗登用言少用

也然帝本好刑名之言及孝景不任儒學竇太后又

好黃老術故諸博士具官待問未有進者具官謂備

武帝立後竇太后崩田蚡為丞相黜黃老刑名百家

之言延儒者百數自漢興言易有淄川田生言書有

齊則轅固生燕則韓太傅嬰言禮則魯高堂生言春

秋於齊則胡毋生於趙則董仲舒而公孫弘為丞相

封侯矣天下靡然制曰蓋聞導人以禮風之以樂今禮

廢樂崩朕甚愍焉故詳延天下方聞之士咸登諸朝

道及博聞之士也其令禮官勸學講議洽聞舉遺興

禮以為天下先舉遺謂經典遺太常議曰聞三代之

道鄉里有教勸學興禮崇化厲賢以風四方太平之

原也因舊博士置弟子五十人太常擇年十八以上

儀狀端正者補博士弟子事具選舉中自景帝時文



叔等十餘人入京就學學既成就乃遣張叔昭帝舉  
分教蜀中子弟自是蜀之學者比於齊魯焉昭帝舉  
賢良文學增博士弟子員類滿百人至成帝時劉向  
請與辟雍設庠序帝下公卿議會向病卒成帝末增  
弟子員三千人歲餘如故及王莽為宰衡欲耀衆庶  
遂興辟雍增元士之子得受業如弟子甲乙之科具  
舉○後漢質帝本初元年詔大將軍以下至六百石  
悉遣子弟就學每春秋輒於鄉射月一會有勸勉進  
用之端於是遊學者增至三萬餘生自本初後二十  
四年高生皓首見拔者少桓帝建和初詔諸學生課  
試補官具選元嘉二年詔曰書生汝南胡憲陳留恭  
幸爽或六十以下常以月朔會辟雍垂白安貧童子

穎川王通經拜太子舍人因試憲等補郎舍人後皆

限六十以上七十以下年有增減不應得試易凡天

五十有五此所以成變化令五永壽二年復課試諸

生補郎舍人具選帝建安中侍中鮑衡奏按王制

立大學小學自王太子以下皆教以詩書而升之司

馬謂之賢者任之以官故能致刑措之盛立太平之

化也今學博士並設表章而無所教授兵戎未戢人

並在公而學者少可聽公卿二千石六百石子弟在

家及將校子弟見為郎舍人皆可聽詣博士受業其

高才秀達學通一藝太常為作品式從之晉虞華決

置博士而無弟子後置弟子五十人與博士俱魏



文帝黃初五年立太學於洛陽時慕學者始詣太學  
為門人滿二歲試通一經者稱弟子不通一經罷遣  
弟子滿二歲試通二經者補文學掌故不通經者聽  
隨後輩試通三經亦得補掌故滿二歲試通三經  
者擢高第為太子舍人不第者隨後輩復試試通亦  
為太子舍人舍人滿二歲試通四經者擢其高第為  
郎中不通者隨後輩復試試通亦為郎中郎中滿二  
歲能通五經者擢高第隨才叙用不通者隨後輩復  
試試通亦叙用齊王正始中劉瓛上疏簡高門子孫  
年而成者蓋寡由士選輕諸生避役高門子孫耻  
非其倫故舉者雖前其名而無其實雖設其教而無  
其功宜高選博十一取石為一人表經任人師者掌教國  
子依遵古法使二千石以上子孫年從十五皆入大

學制曰古者建國教學為先所以遵禮為時也  
宜按舊制置學官任五經博士敷取應選加其寵祿  
見史之中及將史子弟有志學者各令就業一歲課  
試差其品第加以位賞使見之者樂其榮○晉武帝  
開之者羨其稱以俾上化以正風俗不從○晉武帝  
初太學生三千人太始八年有司奏太學生七千餘  
人才任四品聽留詔曰已試經者留之大臣子弟堪  
受教者令入學其餘遣還郡國咸寧二年起國子學  
法周禮國之貴游子弟  
國子教授於師者也惠帝元康三年以人多猥雜  
欲辨其涇渭於是制立學官品第五以上得入國學  
○東晉元帝時太常賀循上言尚書被符經置博士  
一人又多故歷紀儒道荒廢學者能無明經義者少  
且春秋三傳俱出聖人而我歸不同自前代通儒未



有能通得失兼而學之者也况今學義甚煩不可令一人總之今宜周禮儀禮一經置博士二人春秋三傳置博士三人其餘則經置一人合八人太常車胤上言按二漢舊事博士之職唯舉明經之事遷轉各以本資初無定班魏及中朝多以侍中常侍儒學最優者領之職雖不同漢氏盡於儒士之用其揆一也今博士八人愚謂宜依魏氏故事擇朝臣一人經學最優者不繫位之高下常以領之每舉太常共研厥中其餘七人自依常銓選太興初欲脩立學校唯周易王氏尚書鄭氏古文孔氏毛詩周官禮記論語孝經鄭氏春秋左傳杜氏服氏各置博士一人其儀禮

公羊穀梁及鄭易皆省不置博士

太常荀崧上疏曰昔武皇帝崇儒術

以賈馬鄭杜服孔王之徒章句傳注衆家之學置博士十九人二十州之中師徒相傳學士如林猶選張華劉寔居太常之官以重儒教伏聞節省之制皆三分置二博士舊員十有九人今五經合九人准古計今猶未中半九人已升猶宜增制周易有鄭氏注其書根源誠可深惜儀禮所謂曲禮也鄭玄於禮特明皆有證據昔周之衰孔子作春秋左丘明子夏造膝親受孔子沒丘明撰其所聞為之傳微辭妙旨無不精究公羊高親受子夏立於漢朝多可採用穀梁赤師徒相傳諸所發明或是左氏公羊不載亦足有所訂正臣以為宜各置一人 孝武帝太元初於中堂

立行太學于時無復國子生置太學生六十人國子

生權銓大臣子孫六十人事訖罷其國子生見祭酒

經一卷以自穆帝至孝武並以中堂為太學太元九

年尚書謝石請興復國學以訓胄子頒下州郡普修



鄉校帝納其言明年選公卿二千石子弟生增造廟  
 房屋百五十間而品課無章君子耻與其列國子祭  
 酒殷茂上言臣聞舊制國學生皆取冠族華胄比例皇  
 儲而中混雜蘭艾遂令人情耻之詔雖褒納竟不施  
 行○宋武帝詔有司立學未就而崩文帝元嘉三十  
 年立國學二十七年廢明帝太始中初置總明觀祭  
 酒一人有玄儒文史四科科置學士十人○齊高帝建  
 和四年詔立國學置學生百五十人取王公以下子  
 孫年十五以上二十以下家去都二千里為限帝崩  
 乃以國諱廢武帝永明三年詔立學乃省總明觀召  
 公卿以下子弟置生二百二十人其年秋中悉集東

昏侯永元初詔依永明舊事廢學時有司奏國學太  
 學兩存焉領國子監助教曹思文上表曰古之建國  
成俗今制書既下而廢學先聞將恐觀國之光有以  
期也若以國諱宜廢昔漢武立學爰洎元始百餘年  
中未嘗暫廢其間豈無國諱矣永明以德太子故廢  
斯非古典尋國之有學本以興化致理故記云天子  
出征受命於祖受成於學今之國學即古之太學天  
子入國學以行禮也太子入國學以齒讓也太學之  
與國學斯是晉代殊其士庶異其貴賤耳然貴賤士  
庶皆須教國學大學兩存之也時立學太尉王儉復  
依晉代國子生單衣○後魏道武帝初定中原始於  
角巾執經代手板也  
 平城立太學置五經博士生員千餘人天興二年春  
 增國子太學生員三千人大武始光三年別起太學  
 於城東後徵盧玄高允等令州郡各舉才學於是人  
 多砥礪儒術轉興獻文帝天安初立鄉學郡置博士



二人助教二人學生六十人後令大郡立博士二人  
助教四人學生百人次郡立博士二人助教四人學  
生八十人中郡博士一人助教二人學生六十人下  
郡立博士一人助教一人學生四十人郡縣學始乎  
此矣孝文太和中改中書為國子又開皇子之學及  
遷都洛邑立國子大學西門小學○隋文帝開皇中  
國子寺不隸太常自前代皆屬太常也○大唐武德  
元年詔皇族子孫及功臣子弟於秘書外省別立小  
學七年詔諸州縣及鄉並令置學有明一經以上者  
有司試冊加階叙貞觀五年太宗數幸國學遂增築  
學舍千二百間國學太學四門亦增生員其書筭各

置博士凡三千二百六十員其中管飛騎亦給博士  
授以經業無何高麗有濟新羅高昌吐蕃諸國酋長  
亦遣子弟請入國學之內八千餘人國學之盛近古  
未有龍朔二年東都置國子監丞主簿錄事各一員  
四門博士助教四門生三百員俊士二百員置弘文  
館於上臺生徒三十人置崇文館於東宮生徒二十  
人皆以皇族總麻以上親皇太后皇后太功以上親  
散官一品中書門下平章事六尚書功臣身食實  
封者京官職事正二品供奉官三品子孫京官職  
事從三品中書黃門侍郎子孫為之並尚書省補西  
京國子監領六學尚書省補一曰國子學生徒三百  
人分習五經一經六十人以上文武官三品以上  
上及國公子孫從二品以上之曾孫為之二曰太  
學生徒五百人每一經百人以上四品五品及郡縣三



曰四門學生徒千三百人分經之制與大學同其五百人以六品七品及諸侯

伯子男之子為之其八百四曰律學生徒五十人取

人以庶人之俊造者為之五曰書學生徒三十

品子孫及庶人之習法令者為之六曰算學生徒三十人以習計數凡

十人者為之二十人州縣生徒有差州縣學生門蔭與

皆限年十四以上十九以下皆郡縣自補京郡八十

員大都督中都督府上郡各六十員下郡各四十

縣五十員中縣四十員下縣三十員也凡諸學皆有

博士助教授其經藝每歲仲冬都縣館監課試其成

者長吏會屬寮設鄉飲之禮開元七年十月皇太子

詣國學行齒胄禮二十六年正月赦文古者鄉有序

黨有塾將以弘長儒教訪進學徒化人成俗率由於是

其天下州縣每一鄉之山里別各置一學仍擇師

令其教授又勅諸州鄉首見訖令就國子監謁先師

學官為之開講所司設食弘文崇文館學生及監內

學生亦許聽焉天寶初明經進士習爾雅九載國子

監置廣文館知進士業博士助教各一人十二載七

月舉人不得克鄉貢皆補學生四門俊士停之永泰

二年正月國子祭酒蕭昕上言請崇儒學以正風教

勅曰頃以戎狄多虞急於經畧太學空設諸生蓋寡

絃誦之地寂寥無聲函丈之闕始將不掃上序及此

甚用憫焉其諸道節度觀察都督防禦使等朕之腹

心久鎮方面眷其子弟各奉義方并宰相朝官及神



冊六軍子弟欲習業者自今以後並令補國子學生  
欲其業重競金器成塚玉日新厥德代不乏賢其中  
身雖有官欲附學讀書者聽其學官委中書門下即  
簡擇行業堪為師範者充學生員數多少所習經業  
考試等節并所供糧料及循緣理各委本司作事件  
聞奏

### 諸侯立學

周 後漢

周制諸侯學曰邦宮

義類之言班所以政教五經通

曰辟雍謂以土雍水外員如壁故曰辟雍義取四方  
來觀者平均耳泮宮水雍其半蓋東西門以南通不  
北無水也 王制天子命之教然後立學 崔靈恩云諸  
類音泮也 但一室之上不為五室唯南向為之 道立之處一  
時王之法實尚是同然則周之諸侯大學東膠在王

之左小學虞庠在西北郊所以知一如時王之法者  
鄭玄注王制小學在公宮之左大學在郊云殷諸  
侯置學之處 曾立三代之學米廩有虞氏之庠也序  
夏后氏之序也 瞽宗殷學也 庠序亦學也 庠之言詳

謂之米廩虞帝上庠令藏棗盛之委焉序次王事也  
瞽宗樂帥替滕之所宗也古者有道有德者教焉死  
則以為樂祖於此祭之也 崔靈恩云凡諸侯之子入  
學之法亦以十年而出就外傳學書計入學之時祭  
先聖先師釋奠之 事如王子之法

○後漢建安末魏國作類官于鄴

城南○東晉穆帝永和征西將軍庾亮在武昌開  
置學官起立講舍亮家子弟及叅佐大將子弟悉令  
入學四府博學識義通涉文學經論者建儒林祭酒  
班同三署厚其供給皆沙選邦彥必有其寔者以充  
此舉近臨川臨賀二郡並求修復學校若非東修之



流禮教所不及而欲階緣免役者不得為生明為條

制令法清而人貴教曰人情重交而忽財好逸而惡

者多故莫肯用心洙泗邈遠風雅彌替後生放縱不

復憲章典謨臨官宰政者務目前之理遂令詩書荒

廢頌聲寂寥昔魯秉周禮齊不敢侮范會崇典晉國

以理楚魏之君皆阻帶山河而不能保禮義之固孰

與金城湯池哉今江表晏然王道日崇三時既務五

教並修軍旅已整俎豆無廢豈非善哉便處分安學

校處所又繕造禮器將

行大射之禮虞死尋廢

釋奠齊魏晉東晉宋

周制凡始立學必釋奠于先聖先師及行事必以幣

謂天子命之教始立學官凡釋奠者必有合也先國無

者也先聖若周公孔子

先師則所釋奠者有國故則不故謂國有可為先聖

當與鄰國合也伯夷周有周公魯有孔子凡學春官釋奠于先師秋

子各自奠之不合之也

亦如之官謂詩書禮樂之官也周禮凡有道者有德

先師之類不言夏從春可知釋奠者始立學者既饗

設薦饌酌而已無迎尸以下之事

器用幣禮樂之器成則饗之又用然後釋菜告先聖

器成乃時將用也學記曰大學始教皮弁祭菜示不

-5 255 55 900" data-label="Text">

敬道也鄭玄曰禮先聖先師也菜芹藻之屬也乃



學定也兵出征執有罪及釋奠于學以訊馘告釋奠先

師也訊馘所生獲斷耳者詩云執訊獲醜又曰在頰獻馘馘或為國○魏齊王正始中

每講經徧輒使太常釋奠於辟雍以太牢祠孔子以

顏回配○晉武帝太始七年惠帝元康三年二釋奠

皆於太學太始六年元康五年二行鄉事皆於辟雍

鄉事鄉飲酒禮也惠帝之為太子及愍懷太子講經竟並親

釋奠於太學○東晉明帝之為太子亦行釋奠禮成

穆孝武二帝皆親釋奠唯成帝在辟雍自是一時制也

孝武以太學在水南懸遠有司議依穆帝升平元年

於中堂權立行太學釋奠禮畢會百官六品以上無

國子生有司奏應須二學生百二十人大學生取見人六上國子生權錄大臣子孫六十人事訖罷也

○宋文帝元嘉二十二年太子釋奠採晉故事裴松

應舞六佾宜設軒懸之祭臯親臨學宴會太子以上樂牲牢器用悉依上公祭臯親臨學宴會太子以上

悉在○齊武帝永明三年有司奏宋元嘉舊事學生

到先釋奠先聖先師禮又有釋菜未詳今當行何禮

用何樂及禮器時從喻希議用元嘉故事設軒懸之

樂六佾之舞牲牢器用悉依上公尚書令王儉議周

舞記云始教皮弁祭菜示敬道也又云始入學必擇奠先聖先師中朝以來釋菜禮廢金石姐豆皆無明

文方之七廟則輕比之五祀則重陸納車胤謂宣尼廟宜依亭侯之爵范甯欲依周公之廟用玉者儀范

宣謂當其為師則不臣之釋奠日宜備帝王禮樂此則車陸失於過輕二范傷於太重踰希云若王者自

設禮樂則肆賞於致敬之所若欲嘉美先師則須所况非備總尋此說守附情理皇朝尊弘教惟以師

資引同公即事惟允元○梁武帝天監八年皇太



子釋奠周捨議既惟大禮請依東宮元會太子著絳  
紗襖 音博衣 樂用軒懸合升殿坐者皆服朱衣帝從  
 之又有司以為禮云凡為人子者升降不由阼階吏  
 部郎徐勉議鄭玄云由命士以上父子異宮宮室既  
 異無不由阼階之禮請釋奠及宴會太子升堂並宜  
 由東階若輦駕幸學自然中階其會賓客依舊西階  
 大同七年皇太子表其子寧國瑤城公入學時議者  
 以與太子有齒胃之議疑之僕射臣績等以為參點  
 回路並事宣父鄒魯稱盛洙泗無譏師道既光得以  
 資敬無虧亞二制可也北齊將講於天子講畢以一  
 太牢釋奠孔宣父配以顏回列軒懸樂六佾舞皇太

子每通一經及新立學必釋奠禮先聖先師每歲春  
 秋二仲常行其禮每月朔制祭酒領博士以下及國  
 子諸學生以上大學四門博士升堂助教以下太學  
 諸生階不拜禮孔聖揖顏回日出行事其郡學則於  
 坊內立孔顏廟博士以下亦每月朝張憑議曰不拜  
舊有聖賢之象既備禮盡敬奉尼父以為師而未詳  
顏子拜揖之儀臣以聖者君道也師者賢臣道也若  
乃推舜禹於君位則授契與我並為臣矣師玄風於  
洙泗則顏子吾同門也夫大賢恭已既揖讓於君德  
回也如愚豈越分於人師哉是以王聖佐賢  
而君臣之義著拜孔揖顏而師資之分同矣  
 ○隋制  
 國子寺每歲四仲月上丁釋奠於先聖先師年別一  
 行鄉飲酒亦每年於學一行鄉飲酒禮○大唐武德  
 二年於國子學立周公孔子廟各一所四時致祭觀



二十一年制左右明初以儒官自爲祭主直云博士  
以下二十二人司享初以儒官自爲祭主直云博士  
姓名昭告于先聖又州縣釋奠亦博士爲主許敬宗  
奏曰秦漢釋奠無文魏氏則太常行事自晉宋以降  
時有親行而學官爲主全無典實在於臣下理不合  
專今請國學釋奠令國子祭酒爲初獻詞稱皇帝謹  
遣仍令司業爲亞獻博士爲終獻其州學刺史爲初  
獻上佐爲亞獻博士爲終獻縣學令爲初獻丞爲亞  
獻主簿及尉通爲終獻循附禮令以爲永制七年二  
月尚祖幸國子學親臨釋奠引道七沙門與博士雜  
相駁難久之貞觀十四年二月太宗幸國子學親釋  
奠永隆二年二月皇太子親行釋奠之禮開耀元年

二月皇太子釋奠於國學景龍二年七月皇太子將  
親釋奠於國學有司草儀注令從臣皆乘馬著衣冠  
太子左庶子劉子玄進議曰古者自大夫以上皆乘  
車而以馬爲駢服魏晉以降迄于隋民朝士又駕牛  
車至如李廣北征解鞍甜息馬援南伐據鞍顧盼斯  
則鞍馬之設行於軍旅戎服所乘貴於便習者也按  
江左官至尚書郎而輒輕乘馬則爲御史所彈又顏  
延年罷官後好騎馬出入閭里當時稱其放誕此則  
專車憑軾可擲朝衣單馬御鞍宜從藝服求之近古  
灼然之明驗也褒衣博帶方履高冠本非馬上所施  
自是車中衣服且長裙廣袖襜如翼如鳴佩紆組鏘



鏘奕奕馳驟於風塵之內出入於旌棨之間儻馬有驚逸人從顛墜遂使屬車之右遺履不收清道之傍維駢相續因以受噍行路有損威儀其乘馬衣冠竊謂宜從廢改皇太子令附外宣行仍編入令以為常式開元十一年詔春秋釋奠用牲牢其屬縣用酒脯而已二十七年八月因釋奠文宣王始用宮懸之樂二十八年二月勅文宣王廟春秋釋奠宜令攝三公行禮著之常式國子祭酒劉援奏准故事釋奠之日群官道俗等皆合赴監觀禮請依故事著之常式制可之其儀具開元禮

祀先代帝王

名臣附 東晉 後魏

後漢 隋 大唐

漢武帝時有人言古者天子以春解祠祠黃帝用一

梟破鏡

張晏曰黃帝五帝之首也春歲之始也梟惡逆之鳥方氏虛誕云以歲始祓除凶災令神

仙之帝食惡逆之物使天下為逆者破威梟名食母破鏡名食父如龜首而武眼黃帝欲絕其類使百官

皆用焉漢使東郡送梟五月五日作後漢章帝元和

春東巡狩使使者奉一太牢祠帝堯於濟陰○魏武

帝少時漢太尉橋玄獨先禮異焉故建安中遣使祠

以太牢

蜀主劉禪景耀六年詔為丞相諸葛亮立廟於沔陽先是所在各請立廟不許百姓遂私

祭之或以為可立於京師禪曰自漢以來小德而圖形中書侍郎向充等言於禪曰自漢以來小德而圖形

立廟者多矣况亮德範遐邇勳蓋季世而蒸嘗止於私門廟貌闕而莫立非所以存德念功遠追在昔也

今若盡從人心則黷而無典建之京師又逼宗廟宜因近其墓立之於沔陽使所屬以時賜祭凡其臣故

之曰周禮者皆限至廟斷其私祀於是從之何承天駁



饗充等會不是式禪  
又從之蓋非禮也

○東晉孝武帝寧康三年七月故

事禮臯陶於廷尉寺新禮移祀於律署以同祭先聖於

太學舊祀以社日新改用孟秋以應秋政虞摯按虞書

其克允國重其功人思其當是以獄官禮其神繫者致

其祭功在斷獄之成不在律令之始也大學之祀義同

而就輕非正署廢與無常宜如舊祀於廷尉祭用仲春

義取重生改用孟秋以應刑殺理○後魏文成帝東巡

未足以相易宜定新禮皆如舊制

歷橋山祀黃帝孝文太和十六年詔曰法施於人祀有

明典立功垂惠祭有常式其孟春應祀者頃以事殷遂

及今日可令以仲月而饗祀焉凡在祀令者有五帝堯

樹則天之功興魏魏之治可祀於平陽虞舜播太平之

風致無為之化可祀於廣寧夏禹禦洪水之災建天下

之利可祀於安邑周文公制禮作樂垂範萬葉可祀於

洛陽其宣尼廟已於中省別勅有司行事自文公以

上可令當界牧守各隨所近攝行祀事皆用清酌尹

祭也曲禮曰膳○隋制使祀先代王公帝堯於平陽

以契配帝舜於河東咎繇配夏禹於安邑伯益配商

湯於汾陰伊尹配文王武王於豐渭之郊周公召公

配漢帝於長安蕭何配各以一太牢而無樂配者饗

於廟庭○大唐前修禮令無祭先代帝王之文禮部

尚書許敬宗等奏謹按禮記祭法云聖王之制祭祀

也法施於人以死勤事以勞定國能禦大災能捍大

患則祀之其漢高祖祭法無文但以前代迄今多行



秦漢故事始皇無道所以棄之漢祖典章法垂於後  
自隋以上亦在祠列今請聿遵故實三年一祭以仲  
春之月天寶六載正月制三皇置一廟五帝置一廟  
有司以時祭饗至七載五月詔三皇以前帝王宜於  
京城內共置一廟仍與三皇五帝廟相近以時致祭  
天皇氏地皇氏人皇氏有巢氏燧人氏其祭料及樂  
請准三皇五帝廟以奏  
二時饗祭歷代帝王肇跡  
之處未有祠宇者所中  
直一廟饗祭仍取當時將  
相德業可稱者二人配  
後漢桓帝延熹八年使  
侍之陳國苦縣祠老

老君祠

先賢  
大唐

後漢

九年親祠老子於濯龍中文廟為壇飾純金缸噐設  
進蓋座用郊天樂○大唐乾封元年追號老君為太  
上玄元皇帝文明元年九月冊玄元皇帝妻為先天  
太后立尊像於老君廟所開元二年三月親祠玄元  
皇帝廟追尊玄元皇帝父周上御史大夫敬追尊為  
先天太皇仍於譙郡置廟歲餘一祀以上准先天太后  
廟例二十九年兩京及諸州各置廟一所并置崇玄  
館天寶元年親祠玄元廟又於古今人表昇玄元皇  
帝為上聖其時同制莊子號南華真人文子號通玄  
真人列子號冲虛真人夷子號洞靈真  
人又以其所其年九月改兩京玄元廟為太上玄元  
皇帝宮其告饗所奏樂降神用混  
成之樂送神用太一之樂一載西京改為太



清宮東京改為太微宮天下諸郡為紫極宮三月勅  
古之制禮祭用質明義兼取於尚幽情實緣於既沒  
我聖祖湛然常在為道之宗既殊有盡之期須展事  
生之禮自今以後每聖祖宮有昭告宜改用卯時以  
前行禮四載四月勅以太清宮行事官皆具冕服爰  
及奏樂未易舊名并告獻之時仍陳冊祝既非事生  
之禮皆從降神之儀且真俗殊倫幽明異數理非有  
便亦在從宜自今以後每太清宮行禮官宜改用朝  
服兼停祝板改為清詞於紙上其告獻辭及所奏樂  
章朕當別自修撰仍令所司自儀注聞奏十三載正  
月詔令有司每至孟月則修獻上香之禮仍為常

式七載五月詔後漢張天師冊贈太保興元元年十二月  
詔太清宮改太常卿亞上香光祿卿終上香改三禮  
拜為再拜貞元元年正月勅薦饗太清宮亞獻太常  
卿充終獻光祿卿充仍末為常式

孔子祠

先儒及太公附漢後漢魏晉宋後魏北齊東晉後魏

漢元帝孔霸以帝師賜爵號褒成君奉孔子後平帝  
元始初追謚孔子曰褒成宣尼公追封孔均為褒成  
侯○後漢光武建武十二年封均子志為褒成侯章

帝元和二年二月東巡狩因幸魯祠孔子七十二第

子漢晉春秋曰闕里者仲尼之故宅也在魯城中帝  
升廟西面群臣中庭北面皆再拜帝進爵而後坐



東觀書曰祀禮畢命儒者論難也和帝永元四年徙封為褒尊侯相

傳至獻帝初國絕○魏文帝黃初二年以孔子二十

一代孫議郎羨為宗聖侯邑百戶奉孔子祠令魯郡

修舊廟置百戶吏卒守衛○晉武帝太始三年改封

孔子二十三代孫宗聖侯震為奉聖亭侯又詔太學

及魯國四時備三牲以祀孔子明帝太寧三年詔給

奉聖亭侯四時祠孔子祭宜如太始故事○宋文帝

元嘉八年奉聖侯有罪奪爵至十九年又授孔隱之

隱之元子熙先謀逆又失爵二十八年更以孔惠雲

為奉聖侯後有重疾失爵孝武大明二年又以孔邁

為奉聖侯邁卒子奉俱嗣有罪失爵○後魏封孔

子二十七葉孫乘為崇聖大夫孝文帝太和十九年

改封二十八葉孫珍為崇聖侯文成帝詔其宣尼之

廟當別勅有司行薦饗之禮○北齊改封三十一葉

孫為恭聖侯○後周武帝平齊改封鄒國公○隋文帝

仍舊封鄒國公煬帝改為紹聖侯○大唐貞觀十一

年封孔子裔德倫為褒聖侯二十一年制以左丘明

小子夏公羊高穀梁赤伏勝高堂生戴聖毛萇孔安

國劉向鄭衆杜子春馬融盧植鄭玄服虔何休王肅

王弼杜元凱范甯賈逵總二十二人並為先師永徽

中制令改周公為先聖黜夫子為先師顏回左丘明

從祀顯慶二年禮部尚書許敬宗等奏曰准貞觀二

年詔以孔子為先聖更添左丘明等二十



二人與顏子俱配宣父於太學並為先師今據永敬  
令改用周公為先聖黜孔子為先師顏回丘明並為  
從祀按禮記凡學春官釋奠于其先師鄭玄注曰官  
謂禮樂詩書之官也先師者若禮有高堂生樂有制  
氏詩有毛公書有伏生可以為之又曰始立學釋奠  
於先聖鄭注曰若周公孔子也聖則非周即孔釋奠  
則偏善已經漢魏已來取捨各異顏回夫子并作先  
師宣父周公更為先聖求其節文述有得失所以貞  
觀之制正夫子為先聖加衆儒為先師而今新令輒  
事刊改但周公攝政制禮作樂功比王者祀之儒館  
實貶其功仲尼生衰周之末拯文喪之弊祖述堯舜  
憲章文武弘聖教於六經闡儒風於千載故孟軻稱  
生靈以來一人而已自漢以降奕葉繼侯崇奉其聖  
迄于今日胡可降茲上哲俯入先師且又丘明之徒  
見行其學貶為從祀亦無故事今請改令徒高宗乾  
詔於義為允其周公仍舊祀配饗武王也

封元年正月東巡次兗州鄒縣頓祭宣父廟贈太師  
總章元年二月皇太子詣學贈顏回太子少師曾參  
太子少保神龍初詔以鄒魯百戶封崇道公宣尼菜

邑用供薦饗又授裔孫褒聖侯崇階朝散大夫仍許  
子孫以相傳襲開元八年勅改顏生等十哲為坐像  
悉應從祀曾參大孝德冠同列特為塋像坐於十哲  
之次圖書七十子及二十二賢於廟壁上以顏子亞  
聖親為之替以書于石閣損以下令當朝文七分為  
之替時國子司業李元曜奏稱先聖孔宣父廟先師  
顏子配坐今其像立侍配饗合坐十哲弟子雖  
復列像堂不應饗配謹檢祠今何休范甯等二十二賢  
賢猶霑從祀其十哲請春秋釋奠列饗在二十二賢  
之上七十子請准都監廟堂圖形於壁兼為立替又  
曾參孝道可崇獨受經於夫子請准二十二賢應饗  
二十七年八月制夫子追贈謚為文宣王宣令三公  
持節冊命並撰儀注昔緣周公南面夫子西坐今位  
既育殊坐豈仍舊宣補其隊盡永作常式自今以後



夫子南面而坐內出王者衮冕之服以衣之十哲等東西列侍顏子淵既云亞聖須優其秩

顏子贈充國公

閔子騫贈費侯

冉伯牛贈鄆侯

冉仲弓贈薛侯

宰子我贈齊侯

端木子貢贈黎侯

冉子有贈徐侯

仲子路贈衛侯

言子游贈吳侯

子夏贈魏侯

又夫子格言參也稱魯雖居七十之數不在四科之

目頃雖參於十哲終未殊於等倫久稽先旨俾修舊

位庶乎禮得其序人焉式瞻命尚書右丞相裴耀卿

攝太尉持節就國子廟冊冊畢所司奠祭亦如釋奠

之禮又遣太子少保崔琳往東都就廟行冊禮又勅

兩京及兗州舊宅廟像宜改服衮冕其諸州及縣廟

宇既小但移南北不須改衣服兩京樂用宮懸春秋

二仲上丁令三公攝行事七十子並宜追贈

曾參贈郕伯

顓孫師贈陳伯

澹臺滅明贈江伯

宓子賤贈單伯

原憲贈原伯

公冶長贈莒伯

南宮子容贈郟伯

公哲哀贈郟伯

曾點贈宿伯

顏路贈杞伯

商瞿贈蒙伯

高柴贈共伯

漆雕開贈滕伯

公伯寮贈任伯



司馬牛贈向伯

樊遲贈樊伯

有若贈下伯

公西赤贈郛伯

巫馬期贈郛伯

梁鱣贈梁伯

顏柳贈蕭伯

冉孺贈紀伯

曹卹贈曹伯

伯虎贈聊伯

公孫龍贈黃伯

冉季贈東平伯

秦子南贈少梁伯

漆雕子歛贈武城伯

顏子精贈瑯琊伯

漆雕徒父贈須句伯

壤駟赤贈比徵伯

商澤贈睢陽伯

石作蜀贈石邑伯

任不齊贈任城伯

公夏守贈元父伯

公良孺贈東牟伯

后處贈營丘伯

秦子開贈彭衙伯

奚容箴贈下邳伯

公肩定贈新田伯

顏襄贈臨沂伯

鄭單贈銅鞮伯

句井疆贈淇陽伯

罕父黑贈乘丘伯

秦商贈上洛伯

申黨贈郟陵伯

公祖子之贈期思伯

榮子期贈雩婁伯

縣成贈鉅野伯

左人郟贈臨淄伯

燕伋贈漁陽伯

鄭子徒贈滎陽伯

顏之僕贈東武伯

原亢籍贈萊蕪伯

樂顏贈昌平伯

廉梁贈莒父伯

顏何贈開陽伯

叔仲會贈瑕丘伯



狄黑贈臨濟伯

邽異贈平陸伯

孔患贈汶陽伯

公西與如贈重丘伯

公西歲贈祝阿伯

蘧瑗贈衛伯

施常贈乘氏伯

林放贈清河伯

秦非贈汧陽伯

汧陽一作汧

陳亢贈穎伯

申棖贈魯伯

琴牢未詳

顏噲贈朱虛伯

步叔乘贈淳于伯

琴張贈南陵伯

太公廟

大唐

大唐開元十九年四月兩京及天下諸州各置太公廟一所以崇良配饗春秋取仲月上戊日祭諸州賓

貢武舉人准明經進士行鄉飲酒禮每出師命將

訖發日便就廟引辭仍簡取自古名將功成業著

濟生人者十人准十哲例霑饗至乾元元年九月十

二日太常少卿于休烈奏臣昨因秋饗漢高祖廟見

傍無侍臣饗太公廟有張良在側伏以子房生於漢

初翊奉高祖坐籌帷幄佐定天下考其年代不接太

公自古配食廟庭陪葬陵寢皆取當時佐命同受哀

榮太公人臣不合以張良配饗請移於漢祖廟從之

從上元元年閏四月勅昔周武創業克寧區夏惟師

尚父實佐興王况德有可師義當禁暴稽諸古昔為

崇典禮其太公望可追封為武成王有司依文宣王



置廟仍委中書門下擇古今名將准文宣王置亞聖  
及十哲等饗祭之典一同文宣王貞元四年八月兵  
部侍郎李紆奏曰太公廟佳式以太常少卿克三獻  
官祝文云皇帝遣某官敢昭告至上元元年追贈爲  
武成王饗祭之典一同文宣王有司因差太尉克獻無  
進祝板親署臣伏以太公卽周之太師張良漢之少  
傅聖朝列在祀典已極褒崇載在祝祠必資折中理  
或過當神何敢歆今者屈禮於至尊施敬於臣佐每  
請御署並稱詔告竊謂非宜一同文宣王恐未爲允  
臣以爲文宣垂訓百代宗師五常三綱非其訓不明  
其國有家非其制不立故孟軻稱有聖人以來一人

山是王之法加先聖之名樂用官懸獻羞  
太尉尊師崇雅正經其太公述作止於六韜勳  
業形於一代豈可擬其成德均其殊禮哉前件祝文  
請自今更不泚敢昭告請改爲致祭其獻官請  
准式差太常卿人下詔令百寮集議聞奏兼大理  
丁頊等四十六人議同李紆左領軍大將軍令狐建  
等二十四人議曰當今兵革未偃宜崇武教以尊古  
重忠烈以勸今歆有貶損非激勸之道也追尊王位  
以特祠之爲武教之主若不尊其禮則無以重其教  
抑文武二教國並宜立廢一不可况其典禮之制已  
列二聖今歆改之恐非宜也至九月有勅以上將







